

# 唐代四大詩人長江三峽行旅詩析論

## The Poems of Analyzed Theories in Journey of Yangtze Gorges that the Four Great Poets Traveled by the Time of the Tang Dynasty

張玉芳 Yu-Fang Chang

元培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國文組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Yuanp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ceived January 13, 2006; Revised, February 19, 2006; Accepted, February 27, 2006)

**摘 要：**長江三峽是個特定的地域時空概念，也是歷來文人才子行旅至此歌詠寄情的好題材。三峽壯麗特殊的風光、奇異的神話傳說、豐富的歷史文化遺跡，在才子的筆下形成了獨特的三峽文學與三峽文化。唐人行旅往來多喜經由長江三峽水運航道，其中文人才子至此寄情題詠之詩歌最豐富而有特色者，當推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等四大詩人，因其人生的遭逢經歷而在長江三峽留下許多重要的詩歌作品，成為膾炙人口的不朽詩篇，影響後人亦深。是以本文旨在探討此四家詩人行旅至此特殊之地理環境時其心情有何抒發，希望藉由這些唐代三峽行旅詩中所描繪的地理與人文為背景來闡釋其在文學上的表現與影響，從而認識作者當時的行蹤與其作品背後的意蘊和審美意趣。

**關鍵詞：**長江三峽、貶謫、竹枝詞

**Abstract:** The three gorges of Yangtze River are the specific area in a space time conception. It was a good data for poems and sentiments that the men of letters and scholars had been here before. The scenery was so magnificent with strange and fairy tales, and a lot of historic ruins which under the pen of the talent formed a great civilization. The Tang's folks like to pass through here by water from somewhere to three gorges. The four poets featured roles should be inferred, they are Li Po (李白), Tu Fu (杜甫), Pai Chu-i (白居易), and Liu Yeu-Shyi (劉禹錫). For they encountered



their careers and left so many important poem works to be on everybody's lips which achieved that it can never be decayed and also it affected the later people very deeply. Therefore this statement is researching the four poets' circumstances with the moods having what issue to be exposed, and affect the literature with background of the men of letters, and hereafter can realize the writers which their tracks and working papers that concealed some meanings behind the back with the interesting in pretty judgment.

**Key words:** The Three Gorges of Yangtze River, To Demote and Exile an Official, A Kind of Verse  
Mainly about the Life of the Common People, Originating in the Tang Dynasty

## 壹、前 言

長江，這條雄偉壯麗的中國第一大河，長達六千三百多公里，流域面積一百八十萬平方公里，幾乎占全中國總面積的五分之一，蘊藏著無數豐富的資源。這滾滾東流的長江水道為中國南方東西交通之骨幹，無論行旅往來、物資運輸或軍事地位皆有重要影響，在唐代且沿途置水陸館驛，以利旅運，也是蜀中物資北運兩京的大動脈。長江天險即為三峽，三峽是指夔門至南津關一段「川江航道」，三峽西起四川省奉節縣白帝城、東至湖北省宜昌市南津關，全長 193 公里<sup>1</sup>，包括了瞿塘峽、巫峽、西陵峽等三段聞名中外的大峽谷。而三峽扼長江中游，自夔府（今奉節）至宜昌，河床為兩岸崇山所束，既仄且深<sup>2</sup>。兩岸的山峰和峭壁高達五百至一千多米，而江面最窄處卻不到一百米寬；因此水流湍急，奔騰洶湧，形勢險絕<sup>3</sup>。

雖然三峽水運險惡，但自春秋時代巴楚交通已以三峽水程為主要通道，南北朝末期，三峽江面已能行五牙大艦；至唐代盛世，長江中下游益加開發，峽江上下之水運亦隨而興盛。杜甫久居巴蜀，其在成都時有詩云：「門泊東吳萬里船」<sup>4</sup>，已可想見當時長江通航物資商貿

<sup>1</sup> 三峽全長 193 公里，見葛曉音編著《中國名勝與歷史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第七章川滇山水之六「長江三峽」，頁 493。本文有關三峽各峽長度據此說。

<sup>2</sup> 三峽由四川奉節縣的白帝城開始，至湖北宜昌的南津關止沿岸風景名勝和歷史遺跡綿延不斷，吸引著全世界遊客的青睞。隨著 1994 年 12 月 14 日三峽大壩工程正式動工，預估到 2009 年工程全部完工。包括位於西陵峽中段的湖北省宜昌市境內的三斗坪，距下游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 38 公里。傳統「三峽」有別於今天的「大三峽」概念，今所指的三峽是指重慶至宜昌被稱為「人造地中海」的三峽水庫區所及的範圍。三峽大壩建成後，預估水位提高到 175 m 以後，就會形成長達 660 k m 的峽谷河道型水庫。三峽工程介紹見網址 <http://news.sina.com.cn/z/sanxia/index.shtml>

<sup>3</sup> 三峽介紹見《唐詩的世界（二）—唐世風光和詩人》（栗斯著，木鐸出版社，1985），頁 296。另參以下網站：三峽古詩選集：<http://www.lifetour.com.tw/DREAM/> 三峽風光資料（包括文字介紹和圖片）：<http://www.scbiztrip.com/gofad/> 「高峽出平湖、三峽風情」單元（火鳳網 湖北電視臺網站製作）：[http://www.hbtv.com.cn/sanxia/fengqing/2\\_index.htm](http://www.hbtv.com.cn/sanxia/fengqing/2_index.htm)

<sup>4</sup> 見《全唐詩》（版本採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25 冊《全唐詩》，1992）卷 50，頁 611。以下本文中引用唐人詩皆以此版本。



之盛，觀其寓雲安（今雲陽）、夔府（今奉節）時吟詠涉及蜀江三峽之詩頗多，如〈客居〉、〈夔州歌〉、〈白鹽山〉、〈柴門〉、〈灑澗〉…諸詩，都可證知吳蜀舟船航運之發達，足見三峽水道之重要。

從文學上來，全唐詩中所載唐人行經長江三峽發而吟詠之詩又極有特色，許多大才子更是因巴山楚水所帶來的新奇感受，從而影響了其創作的風格。例如杜工部在「大曆元年春客居夔西閣，二年春居赤甲，夏遷瀘西，秋遷東屯，未幾復瀘西，三年春去夔至江陵，其居夔詩凡四百餘篇，一草一木盡入品題中矣。」<sup>5</sup>杜甫現存 1439 首詩歌中，有四百三十餘首的詩寫於夔州等三峽深處，占全集的七分之二<sup>6</sup>。可以說三峽的獨特的自然環境和樸野的人文環境加上他個人的坎坷經歷，家國興亡的窮年憂思，這些對於他晚年詩作成熟期的奠基與形成沈鬱頓挫的美學風格是具有關鍵性作用的。而李白出入三峽時的優美歌詠，劉禹錫、白居易的〈竹枝詞〉等民歌創作，均成爲三峽文學的瑰寶，至今依然膾炙人口。

從文化與歷史、神話傳說的角來看，三峽時空是個特定的地域概念，在傳統的長江流域的三大文化系統(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吳越文化)中，三峽處於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中介地位，歷史上巴、楚的紛爭與融合，創造了燦爛文明，以及劉備白帝城托孤、巫山神女、屈原宋玉的流風文采、廩君與鹽湖女神、巴曼子將軍那樣的可歌可泣的歷史故事和優美的神話傳說。三峽地區「貶官文人」的一唱三嘆、大起大落，「宦遊文士」的大悲大喜、去國懷鄉，以及對於文化傳說的承繼與詩歌的奇思創新；既是他們審美理想的實踐，也和環境不無關係。

而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四大詩人又因緣際會的與三峽這個特殊的地理時空結下了不解之緣，留下了豐富的詩歌創作，他們不但親自遊歷更紀錄了當時的歷史遺蹟、人文風光與神話傳說，留下了感人的美麗詩篇；影響後來三峽文學的歌詠創作，是後人欲研究其生平行迹了解其創作動機所必須探究者。故本文擬以此唐四家詩人的三峽作品爲考察對象，探討其所遊歷之長江三峽爲空間主線，輔以四家的生平資料爲時間背景來加以觀察：從唐時之三峽風光、古蹟民風如何影響其創作與審美風格，唐人行旅至此特殊之地理環境時其心情有何抒發來探討其文字背後的心態、或歷來討論的文學疑點爲何，以及個別的詩人寄情山水的情懷有何不同的特點；希望從唐人歌詠三峽詩的創作背景爲切入點，能對唐四大詩人的三峽行蹤有進一步的認識。

## 貳、夔門天下雄—夔峽（瞿塘峽）

三峽自然風光的形態特徵是「絕壁天懸，騰波迅疾」，其中瞿塘峽又稱夔峽因奉節舊稱夔州而得名，初唐時稱爲「廣溪峽」，爲三峽之首，是三峽中最西的一峽，乃四川出入的門戶，入峽處兩岸峭壁陡立，形勢雄偉。西起重慶市奉節縣的白帝城，東至巫山縣的大溪鎮，

<sup>5</sup> 見《奉節縣志》（清曾秀翹修；楊德坤纂，台北，臺灣學生書局印行，1971）。

<sup>6</sup> 此數字以簡錦松《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印行，1999）自序所錄為準。



全長約 8 公里<sup>7</sup>，以其雄偉壯觀而著稱。她在三峽中雖然最短，卻以雄偉險峻著稱。瞿塘之首，在於「夔門」，在峽口山岩上刻有「夔門天下雄」五個大字。夔門兩岸的山峰，拔地而起，如刀削斧劈，把滔滔大江逼成一條細帶，蜿蜒於深谷之中。此因長江在重慶、涪陵、萬縣等地，匯集了嘉陵江、烏江等眾多支流，水量已極豐盛，流至夔門，為峽谷所隘而造成，兩崖千丈競峭，上入雲漢，其勢欲接，中豁一口，江流灌注，洶湧電激，為舟航險惡之最。瞿塘峽西入口處，白鹽山聳峙江南，赤甲山巍峨江北，兩山對峙，天開一線，峽張一門，故稱夔門，古稱瞿塘關，形成「西控巴蜀收萬壑」，瞿塘峽鎖全川水的險要氣勢。初唐楊炯有〈廣溪峽〉詩贊歎云：

廣溪三峽首，曠望兼川陸。山路遠羊腸，江城鎮魚腹。高林百丈偃，飛水千尋瀑。驚浪回高天，盤渦轉深谷。漢氏昔云季，中原爭逐鹿。天下有英雄，襄陽有龍伏。常山集軍旅，永安興版築。池臺忽已傾，邦家遽淪覆。庸才若劉禪，忠佐為心腹。設險猶可存，當無賈生哭。<sup>8</sup>

此詩即景抒情，借古諷今以抒興亡感慨，言及廣溪峽（即後來稱為瞿塘峽）之川陸形勢及戰略地位<sup>9</sup>，實不愧為三峽之首。

在夔州寓居兩年卻創作甚豐的杜甫在大曆元年（766）夏初自雲安移居夔州，在初到夔州時登臨覽勝懷古，有多首詠嘆夔府風光的詩。如〈瞿塘懷古〉詩云：

西南萬壑注，勁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  
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sup>10</sup>

當時的夔州在今奉節縣東，與白帝城相接，他在〈移居夔州作〉一詩云：「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城在山上，原為東漢初公孫述據此稱帝時所建，述自號白帝，故以為名。夔州位於瞿塘峽口附近，白帝城可以說是瞿塘峽西頭的一個古蹟<sup>11</sup>。峽之東段則有陽臺，世傳為

<sup>7</sup> 見同註 1。

<sup>8</sup> 見《全唐詩》卷 50，頁 611。

<sup>9</sup> 瞿塘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只要有一索橫江，便可將渝東咽喉嚴密封鎖。根據報載當地耆老的說法：南宋大將徐宗武正是瞄準了這一點，於景定五年（公元 1264 年）造七條攔江鎖，長二百七十七丈五尺，五千一十股，在大石盤上打下兩根鐵柱，各六尺七寸，封鎖江面，阻住夔關，抗拒元兵。後雖兵敗，但這一被時人謂之「笨辦法」的辦法卻也留下悲壯一頁，供後人憑吊。但在 1997 年，兩根鐵柱被一行輪撞斷。白帝城管所便將這近千年古物移到赤甲南坡，照原樣立在一巨石之上。由於失去江水磅礴的拍打，陸上鐵柱顯出了它的孤獨。不過，它最終未永遠折『柱』沈沙，與河床為伴。

<sup>10</sup> 見《全唐詩》卷 234，頁 2582。

<sup>11</sup> 白帝城座落在紫色的白帝山上，距奉節城四公里長江北岸，古稱魚腹，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西漢末年，公孫述佔蜀為王，築城自衛，因城中一井常冒白氣，猶如百龍飛升，公孫述借托「殿前井中有白龍出」的傳說，自稱白



神女所在，出於神話傳說，地屬於「巫山之陽」——後人指實為巫山縣北一山，謂之陽臺山。陽臺可說是瞿塘峽東頭的一個古蹟，距峽口七十里左右，由於江峽迂迴曲折，不到巫山縣前就看不見它，故謂之「隱」。又三峽傳說為夏禹治水時所開鑿<sup>12</sup>，故其本身就是古蹟。杜甫來到這裏覽勝懷古，稱嘆造物者「陶鈞」之力。由懷古落實寫景上，寫瞿塘峽兩崖如敵軍對峙而川東萬豁谷水奔流灌注長江的寫法，如其在〈長江二首〉詩中所云：「眾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有相似處。作者又有〈瞿塘兩崖〉云：「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獠獠鬚髯古，蛟龍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思日車翻！」<sup>13</sup>、〈峽口二首〉其一也說：「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鼓連粉堞，岸斷更青山。開關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sup>14</sup>皆極寫瞿塘峽峻險之形勢。

從地理環境來看，在瞿塘峽口灩澦堆北崖有著名的白帝山（今奉節東十三里）和赤岬山（今奉節東十五里），此兩山連峙，赤岬高大在北；白帝在南，臨江石壁特峻。此處即夔州州治所在。此地形勝山高水險之姿，寫得極為傳神者可推老杜夔州諸作。杜甫的〈夔州歌十絕句〉其一即言：「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為三峽鎮，夔州（一作瞿唐）險過百牢關（關在漢中西南）。」<sup>15</sup>這是杜甫在唐代宗大曆元年（766）初到夔州不久所作。詩中的「中巴」指東漢末年劉璋佔據蜀地時，將巴郡分為西巴、中巴和東巴三個地區，夔州唐時屬巴中郡，在中巴之東。故詩人稱夔州一帶山嶺為「中巴之東巴東山」。百牢關在今陝西勉縣西南，漢江在此流過，兩岸高山相對，形勢極險要，詩中指出夔州以東的長江三峽，地勢險要還勝過了百牢關。此兩句詩在平仄上皆使用拗體（上句七字皆平、下句四平三仄），詩人用此奇特不凡而兀岸凌健的詩筆，與山水形態相襯，令人得以思接萬古，神遊峽中。

其中尤其是著名的白帝城，在唐人詩歌中常見吟詠，如陳子昂的〈白帝城懷古〉云：「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臺沒漢王宮。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巖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古木（一作樹）生雲際，孤帆出霧中。川途去無限，客思坐何窮。」<sup>16</sup>詩中所云「巴子國」為周朝時之諸侯國，位於今四川東部，「漢王宮」即指永安宮，位瀘西之平地，三國劉備伐吳失敗即病死於此。陳子昂此詩寫出白帝城峻壁插天之貌，更顯出舟行三峽之險峻，而旅人的愁思也一如長江水般難以窮盡。

---

帝，改稱名為白帝城，城垣遺址至今仍然依稀可見。三國時劉備為替關羽報仇攻吳，劉備兵敗退至白帝城，無顏會見群臣，於是在白帝城修建了永安宮安居，不久鬱悶而死，臨死前劉備把政權和兒子劉禪託付給丞相諸葛亮，史稱「劉備托孤」。現白帝城內的白帝廟中塑有劉備托孤的彩色群像，其藝術再現了當時劉備托孤之情景，白帝廟由最初祭祀公孫述，成了祭祀蜀漢君臣劉備、諸葛亮、關羽、張飛的地方。以上介紹詳見《中國名勝與歷史文化》，頁463-464。

<sup>12</sup> 郭璞〈江賦〉：「若乃巴東三峽，夏后疏鑿。」所云，見《文選·集部》卷十二。

<sup>13</sup> 二詩分別見《全唐詩》卷229，頁2492、卷229，頁2507。

<sup>14</sup> 見《全唐詩》卷229，頁2507。

<sup>15</sup> 見《全唐詩》卷229，頁2508。

<sup>16</sup> 見《全唐詩》卷84，頁912。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詠及白帝城的詩句頗多<sup>17</sup>，經檢索有 45 筆，其中有形容白帝城高峻地勢、風光形勝的逼真描寫如：「白帝城中（一作頭）雲出門（一作若屯），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門，翠（一作古）木蒼（一作長）藤日月昏。」（〈白帝〉）、「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白帝城樓〉）、「城峻隨天壁（城臨大江），樓高更（一作望）女牆。」（〈上白帝城〉公孫述僭位於此，自稱白帝。）、「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醉爲馬陸諸公攜酒相看〉）及「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入宅三首〉大曆二年春，甫自西閣遷赤甲。）<sup>18</sup>有獨自登臨遊覽者，也有〈陪諸公上白帝城（一本有頭字，一本有樓字）宴越公堂之作（越公楊素所建）〉的陪宴之作...等多篇，可知杜甫遷居夔州，雖僅短短兩年，卻多次登臨遊歷白帝城，只因「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sup>19</sup>（〈上白帝城二首〉其一）可見詩人登臨的白帝城樓不止一座，每次的登覽雖多有感而發予作者新奇的感受，然卻非一般旅遊者乘興快意、賞心悅目的遊樂，也許是心境的不同，杜詩沒有如李白〈早發白帝城〉：「朝辭白帝彩雲間」<sup>20</sup>詩句形容白帝城地勢高峻，如在雲中那樣的空靈寫意；反而在許多篇章裏流露出杜詩特有悲憤蒼涼的凝重色彩。像前述的〈白帝〉集中秋天的雲、雨、山、水、日、月、木等形象來表現心中的憂憤：從詠白帝城的秋雨、景物寫起，聯想到戰亂的摧殘和繁苛賦役的壓榨，造成了百姓家破人亡；流露出對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再如〈白帝城最高樓〉云：

城尖徑昃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  
峽坼雲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龜鼉遊。  
扶桑西枝對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  
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sup>21</sup>

詩人飽經風霜，在流離、窮困又體弱多病的晚年登樓遠眺，只見三峽絕崖斷石，即目所見是「峽坼雲霾」、「江清日抱」的絕高險要處高聳著「獨立縹緲」的飛樓，下臨驚濤駭浪，亂石激流，峽中雲霾陰沉，頽崖斷石有如龍虎臥江，江水清澈，旋渦翻滾；讓他感到目眩神駭，暫時神馳於「龍虎臥」、「龜鼉遊」的神話想像。然而現實生活的坎坷，又讓詩人不得不面對有家難歸的漂泊生活與滿目瘡痍的黑暗社會，因而愁腸滿腹，悲從中來，發出血和淚的吶喊與控訴。皆是配合其心情遭際，將此三峽江城特殊的形勢與氣候特徵的吟詠染上灰暗色調。

<sup>17</sup> 關於杜甫夔州詩中，以白帝山為描寫背景的眾多詩篇和白帝城現地景觀之研究可參簡錦松《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及〈杜詩白帝城之現地研究〉（該文收錄於《杜甫與唐宋詩學·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九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2003，頁 139-166）有詳細的圖文與作者數度至白帝城實地之勘查解說。

<sup>18</sup> 各篇分別見於《全唐詩》卷 229，頁 2505、卷 229，頁 2505、卷 229，頁 2503、卷 222，頁 2367、卷 229，頁 2497。

<sup>19</sup> 見《全唐詩》卷 229，頁 2504。

<sup>20</sup> 見《全唐詩》卷 181，頁 1844。

<sup>21</sup> 見《全唐詩》卷 229，頁 2506。



杜甫到夔州以後詩風顯著的產生變化，除了加深沉鬱悲涼的色彩外，對於夔州瞿塘獨特的風光詠唱，亦從實際生活中親自接觸和遊歷中汲取了民歌寫實的養分<sup>22</sup>。例如另一首〈夔州歌十絕句〉其四就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詩云：

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閻繚繞接山巔。  
楓林橘樹丹青合，復道重樓錦繡懸。<sup>23</sup>

此詩寫出了夔州之富庶，而唐代之夔州城實跨白帝、赤岬兩城。首二句爭妍競秀的赤甲、白鹽，俱山名。《一統志》：「赤甲山在府城東北七里，土石皆赤，如人袒臂，故名。白鹽山在府城東十七里。崖壁高峻，色若白鹽。」兩山隔江相對，詩人以「俱刺天」形容其高而尖的山峰。讓人想見兩山飛峙，瘦硬挺拔，上摩蒼穹的奇特景觀。加以山高而人煙不稀少反而聚集，民房櫛比，又是一奇景，詩中的白鹽山，杜甫亦有五律〈白鹽山〉專詠此山的高峻奇偉與「白榜千家邑」<sup>24</sup>的富庶。據嚴耕望先生指出此地民舍範圍殆踰十里，足見「閭閻繚繞接山巔」所言居民眾多之貌果然寫實。按《水經注》及《初學記》八引《荊州記》云：「峽之首北岸曰白鹽峰。」知是山位長江之北。《方輿勝覽》指出：「白鹽山在城東十七里，崖壁五十餘里，其色炳耀，狀若白鹽。」嚴耕望先生考證出：「白帝山在縣東十三里，赤甲山在縣東十五里，方位正合。即白鹽山在赤甲、白帝兩山兩古城之東，而隔一東瀼溪（今鐵柱溪）。杜詩〈翁入宅〉云：『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白鹽與夔州城區（赤甲、白帝兩城）已隔一深溪，而仍有民戶千家。尤見夔城地區居民之殷盛。」<sup>25</sup>從今人詳實的考證我們才得以清楚地得知白帝、赤甲、白鹽三山之地理環境與現地狀況<sup>26</sup>，而詩人卻能在短短詩中以對偶句交相輝映，形成凝煉的有機聯繫；納尺幅於千里，將樓閣間的相通之道與重樓掩映於楓

<sup>22</sup> 杜甫對民歌是很熟悉的，有詩自云：「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暮春題瀘西新賃草屋五首》之二）、以及「竹枝歌未好，畫舸莫遲回」（《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巖二首》之一）等。方瑜的《杜甫夔州詩析論》評析「夔州歌十絕句」說：「十首絕句均以民謠竹枝手法落筆，並不講求平仄，但卻樸素有力、生動傳神，將夔州附近山川形勢做了鳥瞰式的描繪。白帝之高、瞿塘之險，江水穿山而過，神工鬼斧，俱在詩人筆下重現。大半生遊歷、漂泊，飽覽名山勝水的杜子美，晚年初履夔州，面對眼前江山景物，依然不能無動於衷。」（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頁10-11。

<sup>23</sup> 見《全唐詩》卷229，頁2508。

<sup>24</sup> 杜甫〈白鹽山〉（白鹽崖高千餘丈，在州城東十七里）：云「卓立群峰外，蟠根積水邊（下臨神淵）。他皆任厚地，爾（一作我）獨近高天。白榜千家邑，清秋萬估（一作里，一作古）船。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一作刷練始堪傳）。」見《全唐詩》卷229，頁2505。

<sup>25</sup> 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台北南港區，中研院發行，1986），頁1152之考證與頁1153的圖示。

<sup>26</sup> 另關於赤甲、白鹽在唐人及杜甫詩中所認知的山名稱謂與位移變化，乃至自宋迄清的宋明地理志書、宋明詩文、杜詩註本對赤甲白鹽二山名稱的差異與方位之考證，可詳參簡錦松《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參、赤甲白鹽」詳考，及圖文詳解，頁61-150。



林橘樹之中如同錦繡凌空飄蕩的獨特夔州風景點染得詩意飛動，絕似一幅丹青圖畫，頗能引人入勝。

相對來看，「一生好入名山遊」的大詩人李白成長於四川，雖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他還是多次歷三峽之險，而且縱情吟唱三峽之美。他在開元十三年（725）的春天三月出峽<sup>27</sup>，即順著峽江水道出蜀，途中有詩云：「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塘。」（〈宿巫山下〉<sup>28</sup>）知李白於三月出峽。另「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峨眉山月歌〉<sup>29</sup>）及〈渡荆門送別〉有句云：「渡遠荆門外，來從楚國遊。……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sup>30</sup>描寫所坐的船遠渡三峽的飛快速度感，到了荆門山之外，進入古楚國，書寫山隨著平野走到盡頭，江走入大荒中流瀉，讓人感到地勢和心情都陡然舒展、開闊；以及〈荆門浮舟望蜀江〉云：「春水月峽來，浮舟望安極？正是桃花流；依然錦江色。江色綠且明，茫茫與天平。逶迤巴山盡；搖曳楚雲行。雪照聚沙雁；花飛出谷鶯。芳洲卻已轉，碧樹森森迎。流目浦煙夕；揚帆海月生。江陵識遙火，應到渚宮城。」<sup>31</sup>諸詩可知這是李白於春三月出瞿塘峽，經巫山，過荆門，到江陵途中所作，無不將行程中的山水點染得奇麗多情而具有生命力。因為詩人對故鄉風物之依戀，所以對於離鄉的最初路程的峽江風光並不直接敘說，而是空靈的借水、借月以言心傳情；就連行程中的地名也可輪番閃過，甚至錯綜倒置（如〈峨眉山月歌〉中渝州的地理位置應在三峽的前面），令人覺得舟行如箭。正值二十五歲英年的詩人，又是在詩中所言的桃花盛開季節，「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上安州裴長史書〉）離開四川而出遊襄漢，是充滿一番雄心壯志的，因此其詩中寫出峽所見景色，優美而生機盎然，色彩明麗，且並不著意於描寫三峽之途程險境，其用字也格外顯得輕靈飛動。

再看中唐詩人白居易也有詩多首詠及瞿塘峽，卻充滿憂愁且無限淒涼。白居易在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戊戌（818）在江州（江西九江潯陽）任司馬，春，弟行簡自梓州（四川三臺鄰縣）至<sup>32</sup>。白行簡於元和九年五、六月間應劍南東川節度使盧坦之聘赴梓州，故而居易有詩〈登西樓憶行簡〉中云：「風波不見三年面，書信難傳萬里腸；早晚東歸來下峽，穩乘船舫

<sup>27</sup> 關於李白出峽之詩歌繫年於此開元十三年，是依據安旗著《李白年譜》（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頁 27-28。又據陶敏、傅璇琮著《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瀋陽市，遼海出版社，1998），頁 598 亦同安旗說，故本文引白諸詩茲依此說。

<sup>28</sup> 見《全唐詩》卷 181，頁 1849。

<sup>29</sup> 據瞿蛻園等校注《李太白集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1）注引王琦語指出三峽名稱紛紜，「然據古歌巴東三峽巫峽長一語推之，知古之所稱三峽者，皆在巴東。……渝州，周時為巴子國，秦漢為巴郡之地。至唐為渝州，以渝水得名。後改南平郡，今為重慶府巴縣地」，頁 567。

<sup>30</sup> 見《全唐詩》卷 174，頁 1786。

<sup>31</sup> 見《全唐詩》卷 181，頁 1843。詩中的「月峽」指的是明月峽，瞿蛻園《李太白集校注》引王琦云：「《通典》：渝州巴縣有明月峽，其山上石壁有圓孔，形如滿月，故以為名。《方輿覽勝》：明月峽在重慶府巴縣，石壁高四十丈，有孔若明月。」見前引書，頁 1277。

<sup>32</sup> 見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91 詩文繫年箋證，以下詩文繫年准此。





過瞿塘。」<sup>33</sup>又有〈得行簡書聞欲下峽先以此寄〉云：「朝來又得東川信，欲取春初發梓州。書報九江聞覽喜，路經三峽想還愁。瀟湘瘴霧加餐飯，灩澦驚波穩泊舟。欲寄兩行迎爾淚，長江不肯向西流。」<sup>34</sup>及〈對酒示行簡〉詩云：「兄弟唯二人，遠別恆苦悲。今春自巴峽，萬里平安歸。……不歎鄉國遠，不嫌官祿微，但願我與爾，終老不相離。」<sup>35</sup>這些詩裏不但流露出濃厚的手足之情，更可見出瞿塘峽之險惡，因而做爲兄長的白居易才會一再牽腸掛肚地言「愁」、「悲」，念茲在茲的祈禱他的弟弟能平安地乘船歸來。另一方面亦可由這些詩中得知白行簡從梓州下江州與其兄聚會，是走三峽水路。

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二十日，江州司馬任滿，白氏，奉詔改官忠州刺史，次年（819）三月須到任，自江州啓程，沿長江而上至忠州（今四川忠縣），船經三峽，詩人寫下了〈夜入瞿塘峽〉一詩：

瞿唐天下險，夜上信難哉。岸似雙屏合，天如匹帛開。  
逆風驚浪起，拔棹聞船來。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sup>36</sup>

詩中所寫乃白居易上三峽之艱苦航程，對於瞿塘峽的險惡有極爲形象的描寫。《太平寰宇記·夔州》云：「瞿塘峽在州東一里，古西陵峽也。連崖千丈，奔流電激，舟人爲之恐懼。」考《水經注·江水》云：「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故詩中云：「崖似雙屏合，天如匹練開。」陡立的懸崖如同一對屏風般將合，只剩一線青天，窺之猶如一匹白絹向天際伸展。《水經注·江水》云：「廣溪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水迴復，沿泝所忌。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驗。刺史兩千石經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觸石有聲，乃以布裹篙足。今則不能爾，猶饗薦不輟。」這種風俗禁忌正可作爲「拔棹暗船來」之注解，此句又可說是在黑暗中用竹子絞成的繩索拉船前進，點出「夜入瞿塘峽」之驚險。同年白居易又有〈初入峽有感〉詩描寫得更爲仔細：

上有萬仞山，下有千丈水。蒼蒼兩崖間，闊狹容一棹。  
瞿唐呀直瀉，灩澦屹中峙。未夜黑巖昏，無風白浪起。  
大石如刀劍，小石如牙齒。一步不可行，況千三百里。（自峽州至忠州，灘險相繼，凡一千三百里。）  
萐莆竹箴箴，欹危楫師趾。一跌無完舟，吾生繫於此。  
常聞仗忠信，蠻貊可行矣。自古漂沈人，豈盡非君子。  
況吾時與命，蹇舛不足恃。常恐不才身，復作無名死。<sup>37</sup>

<sup>33</sup> 見《全唐詩》卷439，頁4894。

<sup>34</sup> 見《全唐詩》卷440，頁4900。

<sup>35</sup> 見《全唐詩》卷430，頁4752。

<sup>36</sup> 見《全唐詩》卷441，頁4915。

<sup>37</sup> 見《全唐詩》卷434，頁4797。



此詩用萬仞山、千丈水來形容固是誇張手法，亦可證此峽之險峻。詩中提及灩澦堆，即位於瞿塘峽口江水當中的巨石，《江水注》於「東逕魚復故城南」下云：「（城）南開水門，…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爲淫預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淫預石即灩澦堆<sup>38</sup>，最爲有名，唐詩中描寫甚多，如杜甫有〈灩澦堆〉詩：「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與〈灩澦〉詩云：「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迴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一作摸，一作擲）黃金。」<sup>39</sup>灩澦堆的危險在於它暗沉於江中時隱時現，故常使舟船傾覆。《太平寰宇記》一四八云：「灩澦堆周圍二十丈，在夔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峽口。冬水淺，屹然露百餘尺，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又曰猶與，言舟人取途，不決水脈，故曰猶與。諺曰：『灩澦大如襍，瞿唐不可觸；<sup>40</sup>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灩澦大如鼈，瞿唐行舟絕；灩澦大如龜，瞿唐不可窺。』」<sup>41</sup>如此天險，難怪李白〈長干行〉要云：「十六君遠行，瞿塘灩澦堆，五月不可觸，猿聲上天哀。」<sup>42</sup>詩中的少婦爲丈夫過瞿塘灩澦堆而擔心則是不無道理了。另一首〈荊州歌〉也說：「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sup>43</sup>即是因夏秋水漲，水位差距變化大，灩澦堆孤石隱藏水中，僅露出一小塊，易致舟船觸礁覆溺也，後來已被炸掉。

據《蜀外紀》載：「瞿塘，即峽內江水深沉處。灩澦乃一石筍樹兩峽之中：若青螺盤於波中，寶劍插於鏡面。」所狀之景正可與白居易〈初入峽有感〉詩中的兩句：「大石如刀劍，小石如牙齒。」相互印證。灩澦堆在每年四、五月時大部分都沒於洪水中，此時最危險<sup>44</sup>，故當時諺曰：「五月下峽，死而不弔。」樂天有〈自江州至忠州〉云：

前往潯陽日，已歎賓朋寡。忽忽抱憂懷，出門無處寫。

今來轉深僻，窮峽巔山下。五月斷行舟，灩堆正如馬。

<sup>38</sup> 關於古代地理書對灩澦堆的記載主要有《江水注》、《太平寰宇記》、《方輿勝覽》、《蜀外紀》、《大明一統志》、《正德夔州府志》、《四川總志》以及宋人陸游、范成大、清朝王士禛等對於灩澦堆實際大小的大小與夏水淹沒的水位深度等各家所言數據皆有出入，詳考見簡錦松《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頁206--218的考證。

<sup>39</sup> 二詩俱見《全唐詩》卷229，頁2505。

<sup>40</sup> 嚴耕望按語云：「此出梁簡文帝〈淫預歌〉。」嚴先生考證見同前書《唐代交通圖考》，頁1112。

<sup>41</sup> 諺語參見（唐）李肇撰《新校唐國史補》三卷（台北，世界書局，1959）卷下，頁62。

<sup>42</sup> 見《全唐詩》卷163，頁1695。

<sup>43</sup> 見《全唐詩》卷163，頁1692。

<sup>44</sup> 據簡錦松的考證指出：「在古地理書中，我們看到的灩澦堆記載都是冬季的，一個原因是必須在冬日才比較能夠看見灩澦堆的全貌，另一個重要原因，還在古代江船主要是在冬春水落時通行，夏季水盛，反而必須封峽禁航，以避免交通意外事故，這樣一來，大量經過的旅客，都會選擇秋-冬-春的那些月份出峽，古地理書或遊記作者當然也不例外。」其對照古來流傳的俗諺云：「由此可知古代夏秋之灩澦堆並不是經常在水面下，他們所指灩澦堆出水的高度，即反映水位。又據當地老人回憶說，1959年灩澦堆被炸毀以前，夏天經常可以看到灩澦堆露出水面一、二米。」詳前註書，頁211-212。又古代舟航經瞿塘天險之實況可參宋代范成大之《吳船錄》。



巴人類猿狖，夔鑠滿山野。敢望見交親，喜逢似人者。<sup>45</sup>

此詩道盡了詩人滿腹的無奈與憂懼的愁情，更可見舟行於峽江水道中的險要，對於即將接觸到風俗殊異且「類猿狖」不似人的巴蜀居民，也有望而卻步的疑慮。無怪乎白樂天於詩中一再的向友人強調：「見說瞿塘峽，斜銜（一作橫）灩澦根。難於尋鳥路（一作道），險過上龍門。羊角風頭急，桃花水色渾。山迴若鼇轉，舟入似鯨吞。岸（一作巖）合愁天斷，波跳恐地翻。憐君經此去，為感主人恩。」（〈送友人上峽赴東川辟命〉<sup>46</sup>）或一再的祈禱弟弟舟行平安：「瀟湘瘴霧加餐飯，灩澦驚波穩泊舟。欲寄兩行迎爾淚，長江不肯向西流。」（〈得行簡書聞欲下峽先以詩寄〉<sup>47</sup>）凡此皆可證知瞿塘峽之地理環境、灩澦堆險惡之狀確實為三峽航道驚險萬般之代表。

此外，從奉節縣城到瞿塘峽口，有一大片寬闊的卵石河灘，每當枯水季節則露出水面，此即有名的諸葛故壘及八陣圖<sup>48</sup>所在。今人考察八陣圖之北岸即著名的永安宮城之所在，而先主廟、武侯祠皆在瀼水附近的永安宮<sup>49</sup>。唐人詠八陣圖為名篇者，可推杜甫及劉禹錫的詠八陣圖詩。詩聖〈八陣圖〉詩云：「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sup>50</sup>劉禹錫〈觀八陣圖〉云：「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鶴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一作岐）指是非。」<sup>51</sup>二詩皆是稱頌諸葛亮之功業，從中可知唐人對諸葛亮之評價，詩人皆在夔州時據所目睹而作。只見日夜永不停地流逝的長江水，對照於諸葛武侯不能阻止劉備征吳，致兵敗秭歸，此一生遺恨，就像那屹立不動的八

<sup>45</sup> 見《全唐詩》卷 434，頁 4798。

<sup>46</sup> 見《全唐詩》卷 440，頁 4903。

<sup>47</sup> 見《全唐詩》卷 440，頁 4900。

<sup>48</sup> 見瞿銳園《劉禹錫集箋證》引《水經注》及《方輿覽勝》云：「《荊南圖經》云：『在奉節縣西南七里。又云：在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曠上有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為之，各高五丈，皆棋布相當，中間相去九尺，中間南北巷，悉廣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為人散亂，及為夏水所沒，及水退後依然如故。又有二十四聚，作兩層，其後每層各十二聚。』」（瞿銳園箋證，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新華發行，1989）中冊，頁 596。據梁鑒江選注《杜甫詩選》云：「本詩大曆元年（766）初至夔州時作。八陣圖：諸葛亮創造的一種軍事工事。有八種圖形，聚石而成。」（《中國歷代詩人選集 9：杜甫詩選》，台北，遠流，2000），頁 124。

<sup>49</sup> 嚴耕望先生詳考八陣圖方位說：「大抵峽江流狹，崖岸高聳，惟瞿塘峽口上之一小段，當西瀼水之入江處，地勢開朗，江流較寬，中有沙洲，故諸葛得於洲之北部接江岸處，佈置縱橫各百丈之八陣圖，以為禦敵之憑藉也。記述此處八陣圖，以《荊州圖副》與盛弘之《荊州記》為詳，……又《宋本集注杜詩》三一〈八陣圖〉趙彥材注云：『自杜公至今又數百年，行客云，方水落時，於石曠就視，則茫茫然一曠耳；及登高而望，乃隱隱見其行。』是至宋世仍能辨其遺蹟也。」並考證出：「先主廟當在瀼水之東約五里之譜……則武侯祠即在永安宮無疑，是在瀼西也。」詳見《唐代交通圖考》，頁 1148-1149。

<sup>50</sup> 見《全唐詩》卷 229，頁 2504。詩題小註云：「諸葛亮八陣圖有三，一在夔，一在彌牟鎮，一在棋盤市。此在夔之永安宮前者。」

<sup>51</sup> 見《全唐詩》卷 357，頁 4016。



陣圖石堆，永難得以消解；而諸葛亮的神機上略、為先主效死誠明之心<sup>52</sup>，也讓後人無限景仰，臨江憑弔，面對江中的八陣圖指點評論。

綜觀瞿塘峽西起白帝城，東到大溪鎮。峽長雖然只有八公里，順流而下，瞬間即過，但卻有「西控巴渝收萬壑，東邊荆楚壓群山」的雄偉氣勢。兩岸懸崖絕壁，群峰對峙，赤甲山巍巍江北，白鹽山聳立南岸，山勢岌岌欲墜，峰巒幾乎相接。每當晴空麗日，遠眺赤甲、白鹽，一如仙桃凌空，一如鹽堆萬仞，兩山雲遊霧繞，時隱時現，乃為瞿塘一奇觀。峽中江面最寬處一二百米，最窄處不過幾十米。入峽處兩山陡峭，絕壁相對，猶如雄偉的兩扇大門，鎮一江怒水，控川鄂咽喉，形勢非常險要。正如杜甫所描寫的那樣：「衆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故有「夔門天下雄」之贊；亦屢於詩中詠嘆峽門兩崖的險要風光。由唐人的描述來看，確實風景特異，堪稱三峽之魁首<sup>53</sup>。

### 參、雲雨巫山夢—巫峽、巫山與巫詠難

「瞿塘迤邐盡，巫峽崢嶸起」。船行其間，穿過一段山舒水緩的寬谷地帶，便進入了奇峰綿延、峭壁夾岸、美如畫廊的巫峽。今之巫峽西起重慶市巫山縣大寧河（今日「小三峽」所在地）口，東到湖北省巴東縣官渡口，長約 40 公里<sup>54</sup>，整個峽谷奇峰削壁，群巒疊嶂。就唐朝時之三峽名稱、里程來看，今人嚴耕望先生考證云：「自夔門入峽下迄下牢鎮出峽，凡五百餘里，古稱七百里，蓋水陸行程皆紆，里程固不能準。峽中因地異名，而三峽最著，故總稱三峽。然三峽名稱所指亦不盡同。大抵鄴注至唐初以廣溪峽、巫峽、西陵峽為三峽；盛唐時代，夔門之峽號為三峽之首者，已稱為瞿塘峽；廣溪之名遂泯。而杜詩常以巫峽該諸峽為稱。蓋巫峽最長，巫山最高，最富神秘感，亦最有名，故得總稱之耳。」<sup>55</sup>可見三峽古今里程、名稱變遷的複雜性。巫峽包括金盆銀甲峽和鐵棺峽兩段峽谷，是三峽中最長而又最整齊的一段峽谷，今人又叫「大峽」，自然奇麗的風景與巫山神女的文化傳說，今日已成為金

<sup>52</sup> 瞿銳園《劉禹錫集箋註》引《唐語林》卷二：「王武子曾在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鶴勢，聚石分步，宛然尚存。……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迄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為先主效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東晉桓溫征蜀過此，曰：此常山蛇陣，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其中則頭尾皆應。…」又按云：「此節出於《劉賓客嘉》，…觀此詩知禹錫平日所說相符。」，頁 595-596。

<sup>53</sup> 瞿塘峽谷窄如走廊，兩岸崖陡似城垣，晚近學者郭沫若過此曾發出「若言風景異，三峽此為魁」的讚歎。

<sup>54</sup> 同前註 1，《中國名勝與歷史文化》，頁 494 言巫峽長約 40 公里。

<sup>55</sup> 嚴耕望又引鄺氏《江水注》云：「江水又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之首也。……又東逕巫峽……有大巫山……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江水又東逕西陵峽，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嚴先生認為初唐楊炯三峽詩所指仍如鄺注所記，而「前引杜詩所詠，皆作瞿塘峽，不作廣溪峽，蓋盛唐已習用瞿唐之名。……杜翁夔州諸詩屢稱巫峽，凡十餘見。多為泛指夔門以東之峽程而言，非專指巫山縣以東之狹義巫峽而言。」詳考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篇貳玖成都江陵間蜀江水陸運」，頁 1125-1127。茲從嚴氏之說。



三角的旅遊景點區<sup>56</sup>。峽江兩岸，青山不斷、群峰如屏、迂回曲折，時而絕壁前阻「山寨疑無路」，忽又峰迴路轉「灣回別有天」，又是一水相通，煞是壯觀。唐人過巫峽及詠巫山的詩相當的豐富，楊炯有〈巫峽〉詩云：

三峽七百里，唯言巫峽長。重巖宵不極，疊嶂凌蒼蒼。  
絕壁橫天險，莓苔爛錦章。入夜分明見，無風波浪狂。  
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傷。可以涉砥柱，可以浮呂梁。  
美人今何在，靈芝徒有芳。山空夜猿嘯，征客淚沾裳。<sup>57</sup>

此詩所言之驚險與前述白居易〈初入峽有感〉有異曲同工之妙，寫航程之艱辛與惟恐此身沉沒於滔滔江水中之危懼，皆反映出唐人不得已而路經此處的哀愁。雖所詠之峽不同，但均以臨險阻，思史鑒而仗「忠信」，發揮「在德不在險」之意，二人所言的遷謫心情或征人血淚皆同。又如張說的〈下江南向夔州〉詩則是唐人過巫峽詩中描寫遊子思鄉之情的：

天明江霧歇，洲浦棹歌來。綠水逶迤去，青山相向開。  
城臨蜀帝祀，雲接楚王臺。舊知巫山上，遊子共徘徊。<sup>58</sup>

巫峽因巫山得名，自古以來對於巫山的描寫常是浪漫文人過此吟詠的好題材。詩仙李白也不例外，其途經此地歌詠巫山、陽臺之作極多，如〈宿巫山下〉云：「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霑裳。」、〈古風〉其五十八云：「我到（一作行）巫山渚，尋古登陽臺。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替（一作沒），樵牧徒悲哀。」李白曾三過巫山，第一想到的即是宋玉〈高唐賦〉中楚王與巫山神女的文學典故，可見巫峽中的巫山確實是讓文人充滿浪漫的想像的，茲先將〈高唐賦〉序中的有關內容引述如下：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台，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崢嶸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

<sup>56</sup> 今日長江三峽庫區的巫山—奉節—巫溪由於位置、資源、經濟、社會等條件，已形成了所謂大山大峽資源為特徵的金三角旅遊發展經濟區。其中長江三峽旅遊區主要特色是大江、大河、大峽谷，並擬開發三國文化、神女文化、湖泊風光等其他人文特色。詳見李慶〈長江三峽“巫山—奉節—巫溪”金三角旅遊主題形象研究〉，載《人文地理》第16卷第4期。

<sup>57</sup> 見《全唐詩》卷50，頁611。

<sup>58</sup> 見《全唐詩》卷87，頁956。



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台之下。」<sup>59</sup>

李白〈宿巫山下〉寫出夜宿巫山的複雜紛紜的心理感受，穿梭於宋玉〈高唐賦〉的文本之內和文本之外，將其心靈感受以戲擬的態度，出入於虛幻與真實之間，故能將常見典故翻轉推新。此詩一開頭就描寫詩人夜宿巫山神女所在的山峰之下，但奇特的是進入李白其夢境的卻不是引人遐思的巫山神女，反而是惹人悲愴的巫山猿鳴，這是第一層驚奇。而第五、六句的「雨色」卻又仍是巫山神女「旦為朝雲，暮為行雨」的雨色。只是詩人的夢既已被現實的猿聲啼破，雲雨也就被風吹走，向南飄向於楚王身邊。這又將楚王夢遇巫山神女的故事再次聯繫，但末兩句卻又再一次翻轉，言詩人退出了「雲雨巫山枉斷腸」的夢幻，轉而登高丘而懷宋玉，在懷古幽情中涕泣沾襟，又回到現實的沉思中，又引人另一新奇之感。

再從歷來學者對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楚王與巫山神女的神話傳說來看，可從中探討唐人喜愛巫山神女典故的原因，其中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關係更是值得關注的課題。巫山在巫峽，峽因山名，自來甚為昭彰。從地理上來看，巫峽中最為壯觀的就是那久負盛名的巫山十二峰，神女峰是巫山十二峰中的一峰，俗稱美人峰。十二峰名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升、起雲、飛鳳、登龍、聖泉，神女峰即望霞峰。其下，即巫山神女廟。她們矗立在大江南北，峰奇巒秀，千姿百態。巫山十二峰的說法是到唐代才出現。其名稱羅列於載籍，更是到了南宋的《方輿勝覽》。十二峰所指古今有所不同，本來都在北岸，現在已變為南北兩岸各有六座；這一變遷可能發生於清末光緒年間<sup>60</sup>。其中，神女峰名也由「朝雲」而變為「望霞」<sup>61</sup>。望霞峰，又叫神女峰。位於巫山縣城東約 15 公里處的大江北岸。峰頂有一根巨石柱高約 6.4 米<sup>62</sup>，突兀於青峰雲霞之中，宛若一個亭亭玉立、美麗動人的少女，故名神女峰。古人有「峰巒上主雲霄，山腳直插江中，議者謂泰、華、衡、廬皆無此奇」之說。每當雲煙繚繞峰頂，那人形石柱，像披上薄紗似的，更顯脈脈含情，嫵媚動人，「美人」之名亦因此而來。每天第一個迎來燦爛的朝霞，又最後一個送走絢麗的晚霞，故名「望霞峰」。聞一多先生支持錢穆先生的觀點，認為高唐在霍邱縣西北六十里，並注云：「《水經注》謂此即〈高唐賦〉中之巫山，歷來無異說。」<sup>63</sup>巫峽的自然地理環境，很早便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水經·江水注》所引的盛弘之〈荊州記〉那段著名的「自三峽七百里」的文字，久已膾炙

<sup>59</sup> 清王琦引宋玉〈高唐賦〉及《通典》：「夔州巫山縣有巫山。」《一統志》：「陽臺在夔州府巫山縣治西北，南枕大江。宋玉賦云：楚王遊於陽雲之臺，望高唐之觀，即此。」王阮亭曰：「巫山形絕肖巫字，其東即陽雲臺，在縣治西北五十步。高一百五十丈。二山皆土阜，殊乏秀色，而古今豔稱之，以楚大夫詞賦重耳。江淹詩：『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見《李太白集校注》頁 186-187。

<sup>60</sup> 藍勇〈三峽歷史地理考證三則〉，原載《重慶師範學院學報》1996 年第 1 期。

<sup>61</sup> 林涓〈神女峰名的歷史變遷〉，載《上海地名》2000 年第 1 期。

<sup>62</sup> 勞征編著《三峽旅遊指南》（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9），頁 138。

<sup>63</sup> 聞一多〈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文載於《聞一多全集（一）·甲集「神話與詩」》，台北，里仁書局，1993），頁 101，該注見頁 112。



人口。那段文字雖然只是對該地自然環境的白描，但那種「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的自然環境，人類將其與想像中的精神世界建立關聯實在是很難避免的事。人稱巫峽中「煙巒萬狀，怪石百變，有一峰獨立者，有兩峰相對拱揖者，有三四峰攢簇倚負者」，很自然地便為地物添加了一些擬人的成分；而曾經盛傳的巫山得名有人即認為是源於其「形如巫字」，琵琶峰的得名是因為其「形似琵琶」，都可反映出自然地物觸動人類思維之一般。

嚴耕望先生指出此地：「『峽中灘瀧稠險，瀆淖洄洑，其危又過夔峽。』入峽三十五里，中經新崩灘至神女祠，一名朝雲廟，在江南岸，即神女館也。大巫山十二峰皆在北岸，為三峽中最高峰。蓋大巴山脈為江流所斷，此處則山脈之中脊也。峰下為琵琶峽，蓋因水激清音受名。兩岸山腳直插江中，上入霄漢，其勢欲接，舟行峽中，舉頭僅見天數尺，而纖麗奇峭，煙雲映發，如是者百里，真遊覽之奇觀，中國南北名山未有能比擬者。且山既高峻，水復幽深，水蒸氣鬱結，多雲雨，故有雲雨神話故事之產生。景奇而富神秘感，唐人過者多題詩，以千計。有極佳者，白居易且為之擱筆。」<sup>64</sup>由此可知巫山十二峰風景確為峽中之冠，宋玉塑造出高唐神女這一文學形象很可能是受到巫山地理環境刺激的結果，是獨特的地理環境的產物，是峽中流傳的古老神話給予他創新的素材與奇思妙想，是巫山地區雄麗綺美的景觀賦予他詩情畫意，成為其文思之奧府。其中，既有對自然地理環境的感應，又有一定的神話傳說與風俗以及歷史發展的背景<sup>65</sup>。

巫山，這座神秘飄渺終年雲霧圍繞的山峰，是三峽水道中最引人遐思幻想的美麗地方，引發古今文人無限的想像而產生出巫山神女之美麗神話，唐人至此題詠者更以千計，據《雲谿友議》所謂「巫詠難」的記載，白居易且因之擱筆：

秭歸縣繁知一，聞白樂天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為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白公睹題處悵然，邀知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為。罷郡經過，悉去千餘首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次不合為之。」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閻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為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霧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峰，皆在碧虛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

<sup>64</sup> 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頁 1115-1116。

<sup>65</sup> 歷來研究巫山高唐神女傳說神話的原型與比較的論文極夥，例如聞一多〈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聞一多全集（一）·甲集「神話與詩」》，1993）、葉舒憲《高唐神女與維納斯》（中國社科出版社，1997）、楊琳〈巫山神女原型新探〉（載《文藝研究》，1983年4期）、魏崇新〈近年來高唐神女研究述評〉（載《文史知識》，1993年4期）、董芬芬〈巫山神女傳說的真相及屈原對懷王的批評〉（載《西北師大學報》，2004年第41卷第3期）、劉不朽〈宋玉神女賦解讀——巫山神女傳說之原型與演變〉（載《中國三峽建設·三峽文化》，2003年11期）等。



宮。」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公但吟四篇，與繁生同濟，竟而不為。<sup>66</sup>

考查此說實大有問題，查《全唐詩》中有劉禹錫過巫山所作之〈巫山神女廟〉詩，依據羅師聯添《唐代詩文六家年譜·劉夢得年譜》<sup>67</sup>所考此詩應是劉禹錫於長慶四年甲辰（824）「移任過此所作」，羅師認為《雲谿友議》中所說劉夢得「去壁上題詩千餘，但留沈佺期、王無競、李端、皇甫冉四首。但已在白帝三年，欲作一詩於此，則怯不能為。」是《雲谿友議》「疑據傳聞，不可以信」。羅師所言甚是。今之學者也認為〈巫山神女廟〉是劉禹錫在長慶四年所作，詩云：

巫山十二鬱蒼蒼，片石亭亭號女郎，曉霧乍開疑卷幔，山花欲謝似殘妝。  
曉霧乍開疑卷幔，山花欲謝似殘妝。星河好夜聞清佩，雲雨歸時帶異香。  
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間來就楚襄王？<sup>68</sup>

劉禹錫因幾處貶所分別處於長江中、上、下游地區，所以對於巫峽、巫山傳說當有深切的認識。此詩對神女峰的描寫出以擬人化之想像，寫得極為優美而動人，且能以疑問語質疑巫山神女來就楚襄王的動機，翻轉前人對此神話傳說的刻板印象，而能別出新意，啓人深思。因此，也可證明《雲谿友議》所言禹錫「怯不能為」的說法是謬誤而不可信的。再如同樣作於長慶四年的〈別夔州官吏〉云：「……白頭俯偃到江濱。巫山暮色常含雨，峽水秋來不恐人。唯有《九歌》詞數首，里中留予賽蠻神。」<sup>69</sup>詩人以「清」、「麗」的色調寫煙雨濛濛的巫峽山水風光，是劉禹錫詩歌審美的理想境界。且禹錫在夔州仿作多首民歌，若〈竹枝詞〉九首等，是知詩人對其創作頗有自負之處，更不可能「怯不能為」而刪去千餘首詩。

再看與此說有關之另一詩人白居易遷忠州刺史，途中親臨三峽的名勝地，至巫峽巫山神女廟、過昭君村<sup>70</sup>等地，也有〈題峽中石上〉的贊歎：

巫女廟花紅似粉，昭君村柳翠於眉。誠知老去風情少，見此爭無一句詩？<sup>71</sup>

「巫女廟」即神女廟，巫山神女的故事，朝似行雲暮似雨，永遠帶有浪漫神秘的色彩；秭歸縣的昭君村，山水秀麗的地方，自然會孕育出美女，但昭君和蕃的故事，不免令人扼腕浩歎，

<sup>66</sup> 見(唐)范攄撰《雲谿友議》(台北，臺灣商務，1966)卷上，頁5。

<sup>67</sup> 參羅師聯添《唐代詩文六家年譜·劉夢得年譜》(台北，學生書局，1986)。

<sup>68</sup> 見《劉禹錫詩集編年箋注》(蔣維嵩、趙蔚芝等箋注，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頁324，亦是繫年於長慶四年間。

<sup>69</sup> 見同上註，頁297。

<sup>70</sup> 白居易有〈過昭君村〉詩慨嘆云：「獨美眾所嫉，終棄於塞垣。惟此希代色，豈無一顧恩。事排勢須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變，丹青何足論！」見《全唐詩》卷440，頁4914。

<sup>71</sup> 見《全唐詩》卷440，頁4914。





爲此作者途經此地覽勝之後，幽默的謙稱自己也必須有一句詩來加以歌詠。相傳白居易因看到前述四人詠巫山之佳作，因而爲此而擱筆，此說猶有可討論者，除了前述四人外，翻檢《全唐詩》中題爲〈巫山高〉之詩極夥，皆可見唐人題詠巫山實甚多不勝枚舉。詩中詠巫山多「朝雲暮雨」的意象，這反映了巫山一帶真實存在的氣候特點，因此存世極多的〈巫山高〉以爲題的擬樂府詩篇便大多如此的強調「雲雨巫山」的意象，如南朝齊人劉繪所作：「高唐與巫山，參差鬱相望；灼爍在雲間，氛氳出霞上。散雨收夕台，行雲卷晨障；出沒不易期，嬋娟以惆悵。」<sup>72</sup>也可就內容上看出〈巫山高〉之詩題在唐代的詩人筆下確已發揮得淋漓盡致，後人確已很難再有超越前人之作。而《雲谿友議》所載四首〈巫山高〉作者人名更有嚴重混淆現象。如其所云第一首「巫山峰十二，合沓隱昭回」沈佺期詩，《全唐詩》卷九十六錄此於題下注云：「此詩范攄云佺期作，顧陶云張循作。」則此詩究竟爲誰作則莫可考之，而《全唐詩》卷九十九張循之另有〈巫山〉詩。又另一首署名王無競的「神女向高唐」，《全唐詩》卷五十二卻署名於宋之問詩下云：「〈內題賦得巫山雨〉，一作沈佺期詩。題云〈巫山高〉。」則此詩連詩題都有問題，再查《全唐詩》卷九十六錄沈佺期詩題〈巫山高〉二首又見此詩；而再查題爲〈王昭君〉一詩則在沈佺期、宋之問二人名下互見，到底〈巫山高〉爲沈或宋何人所作則莫衷一是。可見《雲谿友議》所載頗有疑問，此豈因唐人詠巫山太多以致錯亂耶？不論如何，由前引諸家〈巫山高〉各詩來看，可知傑出佳作當不止《雲谿友議》所稱之四首，白居易更不可能因此而擱筆。

除了雲雨巫山引人遐想外，自古以來，巫峽猿鳴亦屢被歌詠，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中描繪三峽風光時所引漁歌：「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意即在巴東（巴東即古代的巴東郡今四川省奉節、雲陽、巫山等縣一帶）的三峽中以巫峽爲最長，兩岸猿鳴淒厲，使人禁不住要淚下沾襟。兩句前面還有這樣一段文字：「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可見三峽中尤以巫峽的猿聲是很淒厲<sup>73</sup>，它往往能引起人的感情共鳴。後人在遊歷三峽時也常提到巫山猿聲<sup>74</sup>。唐人於過巫峽言猿鳴之詩中多寄有深刻之寓意，並非純爲寫景。如唐初的閻立本曾在詩中這樣寫道：「可憐欲曉啼猿處，說到巫山似妾家」，形象地喻示了自己當時蒼涼淒清的心境。楊炯的〈巫峽〉：「山空夜

<sup>72</sup>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齊詩》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468。

<sup>73</sup> 《水經注》言巫峽猿鳴令人淚沾衣裳。其實西陵峽口更是哀猿淒厲，《宜都山水紀》云：「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里許，山水紆曲，林木高茂，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行者聞之，莫不懷土，故漁者歌之。」沈德潛《古詩源》注：「說猿聲之悲始此。」可知後來凡是詩人寫到巫峽或三峽猿啼的，都沿襲此說。

<sup>74</sup> 如梁元帝蕭繹似乎對巫山猿語的骨肉之情感觸頗深，這位南北朝時期的皇帝一生雖然政治平平，曾遭被俘失國的命運，但確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詩人，在他的詩中，字裏行間充滿了離愁別緒、情意綿綿的親情和鄉情，給人一種人生惜秋、悲涼孤獨的情緒，由於生存空間的局限，他一生多次入蜀，留下了許多吟詠三峽之作，他曾在〈折楊柳〉一詩中這樣寫道：「巫山巫峽長，垂柳寫寒楊，同心且同折，故人懷故鄉，山似蓮花托，流如明月光，寒夜猿聲徹，遊子淚沾裳。」全詩用對巫峽猿聲淒啼的描寫，將別家離鄉的苦情渲染得更加濃郁，將思念故土的情感表現得更爲摯切感人，讓人聯想到奇異的山水此時根本無法消滅遊子內心的彷徨，寒月輕舟，聽兩岸徹夜猿啼，更加牽動了詩人思鄉的感情，以至於難以自控，因而涕淚沾裳。



猿嘯，征客淚沾裳。」、張九齡的〈巫山高〉：「惟有巫猿嘯，哀音不可聽。」表達出征人淚與逐臣心；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李紳，在暢遊三峽時，曾由感而發留下了這樣一首詩：「見說三聲巴峽深，此時行者盡沾襟，端江州口連雲處，始信哀猿傷客心」，此情此景，與他寫那篇「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時的狀況一樣，不管對人對物，都充滿了無限哀憐之心，給予了深深的同情，這也是詩人內心完美世界的一個表現；而曾策杖到三峽訪秀的詩人劉禹錫剛剛吟詠完了神女峰的秀麗：「巫山十二鬱蒼蒼，片石亭亭號女郎，曉霧乍開疑卷幔，山花欲謝似殘妝」（〈巫山神女廟〉），轉而又被巫猿的哀鳴擾亂了身心，以一首「巫峽蒼煙雨時，清猿啼在最高枝」（〈竹枝詞九首〉其八），爲此行作了一次傷心的結緼。詩仙李白早年第一次出峽，曾留下了「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的寫景，對於巫山猿聲的理解只是出於對巫猿的同情而徒發一番感慨罷了，少年時期的他生活經歷畢竟不多，然而隨著流放夜郎，途經巫山其感觸就有較深刻的體會，他憤然在巫山途中於壁上題寫道：

江行幾千里，海月十五圓。始經瞿唐峽，遂步巫山巔。  
巫山高不窮，巴國盡所歷。日邊攀垂蘿，霞外倚穹石。  
飛步凌絕頂，極目無纖煙。卻顧失舟壑，仰觀臨青天。  
青天若可捫，銀漢去安在。望雲知蒼梧，記水辨瀛海。  
周遊孤光晚，歷覽幽意多。積雪照空谷，悲風鳴森柯。  
歸途行欲曠，佳趣尚未歇。江寒早啼猿，松暝已吐月，  
月色何悠悠，清猿響啾啾，辭山不忍聽，揮策還孤舟。  
（〈自巴東舟行經瞿塘峽登巫山最高峰晚還題壁〉<sup>75</sup>）

猿聲淒厲早已令人不忍，更何況聽在謫臣的耳中，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然而後因中途遇赦，詩人在〈早發白帝城〉卻又高興的唱出「兩岸猿聲啼不住！」因心境的轉變至此兩岸猿聲就不再是峽江上摧肝撕肺的悲鳴，竟又轉成「啼不住」的快樂心情樂章。

「詩聖」杜甫詠嘆巫山猿啼，多伴隨家國之感。他晚年時曾顛沛流離到夔州兩年，西元766年，他在〈秋興八首〉中的第二首這樣寫道：「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sup>76</sup>，一聲淚下，是爲自己多年來窮困潦倒的生活；二聲淚下，是爲闊別多年的故鄉；三聲淚下，是爲風雨飄搖的家國。安史之亂時，杜甫曾避難於四川成都，結廬自居，艱難地過著孤苦無依的日子，後來雖叛亂已平，但當時的唐王朝早已千瘡百孔，內憂外患加劇，藩鎮割據，復興無望，恰在此時，好朋友嚴武去世，杜甫在成都失去了依憑，迫不得已，沿江東下，滯留夔州，詩人晚年積鬱成疾，知交零落，壯志難酬，心境的淒苦與寂寞可想而知，也正是在這種窮困潦倒的情形下，詩人聽猿下淚，飲恨秋風，一腔悲苦絕望的情緒爲後人留下許多嗟歎，成了巫猿哀啼下的又一個天涯孤客，從此這三聲猿啼便

<sup>75</sup> 見《全唐詩》卷181，頁1844。

<sup>76</sup> 見《全唐詩》卷230，頁2510。



伴隨了詩人一生，直到四年後客死於一條從潭州開往岳陽的船上，才了卻了一段千古悲歌，從此，宋人蘇軾、陸游等文人雅客更迭有賡續詠唱，巫山猿啼便永久地活在了唐宋的詩詞裏，並一代代地流傳下去。

## 肆、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西陵峽與三游洞

「十丈懸流萬堆雪」的西陵峽在東邊，已入湖北秭歸、宜昌境內。西起秭歸縣的香溪河口，東至宜昌市的南津關，全長 75 公里，以灘多水急聞名<sup>77</sup>。這裏峽中有峽，大峽套小峽；灘中有灘，大灘含小灘，灘多流急，以險著稱。所謂「西陵灘如竹節稠，灘灘都是鬼見愁。」昔日西陵有三大險灘，青灘、泄灘、崆嶺灘發。灘險處，漩洞流急，只有空船才能過去。峽內從西向東依次有兵書寶劍峽、牛肝馬肺峽、燈影峽、黃牛峽等。燈影峽一帶，不僅有掩映的飛瀑，還有奇特的石灰岩洞，神奇的傳說故事，為西陵峽增添了奇妙的色彩。

初唐楊炯因在武后時曾獲罪左轉梓州司法參軍，途經三峽，順江而下沿途作有〈廣溪峽〉、〈巫峽〉（俱見前）及〈西陵峽〉三首詩，抒發其忠而遭憂的心情，亦讓人得見三峽風貌。其詠〈西陵峽〉曰：

絕壁聳萬仞，長波射千里。盤薄荊之門，滔滔南國紀。  
楚都昔全盛，高丘烜望祀。秦兵一旦侵，夷陵火潛起。  
四維不復設，關塞良難恃。洞庭且忽焉，孟門終已矣。  
自古天地闢，流為峽中水。行旅相贈言，風濤無極已。  
及余踐斯地，瑰奇信為美。江山若有靈，千載伸知己。<sup>78</sup>

不但詳述了地形地貌，也點出了西陵峽亦屬形勢極為險要之處。楊炯的三首詠三峽的連章作品，寫景真切，也表達了詩人直道而行的心志。

如前所述，大詩人李白於西元 725 年離蜀出峽，後曾在夷陵（宜昌古稱）小住。究竟住了多久？〈郢門（即荆門）秋懷〉一詩說：「郢門一為客，巴月三成弦」已作了回答。他的詩句「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sup>79</sup>，可說是歷史上最先對江水出峽、險夷交替景象的生動描繪。此時的李白雖有「倚劍增浩歎，捫襟還自憐」的輕愁，但仍抱持「終當遊五湖，濯足滄浪泉」的雄心壯志。經安史之亂後，時年五十八歲於肅宗乾元元年（758）冬，因永王璘案獲罪再次路經三峽，政治失意，心情愁苦<sup>80</sup>之際寫下了〈上三峽〉詩：

<sup>77</sup> 見同註 1《中國名勝與歷史文化》，頁 494。

<sup>78</sup> 見《全唐詩》卷 50，頁 611。

<sup>79</sup> 見《全唐詩》卷 181，頁 1843。

<sup>80</sup> 見《李白年譜》，云：「冬，入三峽。見〈上三峽〉。此外，沿途尚有〈流夜郎贈辛判官〉、〈寄王漢陽〉、〈留別龔處士〉、〈贈易秀才〉、〈流夜郎題蔡葉〉、〈放恩後遇恩不霑〉等詩，詩意悲苦，並有怨望之情。」頁 130。



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  
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sup>81</sup>

詩中所言著名的「黃牛峽」為西陵峽內最奇險的峽谷之一，東距宜昌市約 40 公里，江中亂石星羅棋佈，犬牙交錯。其間，河道似九曲迴腸，洶湧如沸水翻滾，水急礁險，號稱黃牛灘。古歌謠曾有：「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行太遲。」、「白狗（灘）次黃牛，灘如竹節筒。」的感慨。據《唐書地理志》云：「夔州巫山縣有巫山。」又《明一統志》卷七十曰：「巫峽在巫山縣東三十里，即巫山也。與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略無斷處，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sup>82</sup>若依上述所云則巫峽在巫山附近，而李白上三峽必先經黃牛峽再上巫山；中間峽灘眾多又湍急，從峽中往上看只見高峻的巫山夾著一線青天，而船行數日黃牛峽卻還能遙遙望見；詩人雖不無誇張的描寫，但要想空船渡過這段崎嶇水道已屬不易，更何況是負罪之身，艱苦的旅途似永無盡頭。此詩風格古樸，詩句簡潔卻有力的傳達出詩人被流放夜郎的那種受盡折磨的無限悲苦之意緒，與忽聞赦書，寫下前人所贊歎不已的「驚風雨而泣鬼神」<sup>83</sup>的〈早發白帝城〉（析論詳下節）名篇，兩種境遇相對照，是何其生動的人生悲喜劇。

杜甫因緣際會的與三峽結下了深厚的詩緣。他在夔州一住就將近兩年，寫出了〈白帝城最高樓〉、〈八陣圖〉、〈詠懷古跡〉、〈登高〉、〈秋興〉等詩作四百餘首，可算是創作上的大豐收，他在夔州居住過的地方，曾建有杜公祠，遺址尚存。西元 768 年春，杜甫離夔州東下，抵峽州（宜昌古稱）後受到地方官的熱情款待，並在下牢溪畔的津亭，為他設宴洗塵。他寫了〈春夜峽州田侍禦長史津亭留宴〉一詩以記其事。他還遊覽了附近的山川，所寫〈虎牙行〉一詩，生動地描述了荆門虎牙（在宜昌境內）的險峻形勢。〈虎牙行〉（虎牙在荆門之北，江水峻急。）云：

秋風歎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  
虎牙銅柱皆傾側。巫峽陰岑朔漠氣，峰巒窈窕谿谷黑。  
杜鵑不來猿狖寒，山鬼幽憂雪霜逼。楚老長嗟憶炎瘴，  
三尺角弓兩斛力。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  
漁陽突騎獵青丘，犬戎鎖甲聞丹極。八荒十年防盜賊，

<sup>81</sup> 見《全唐詩》卷 181，頁 1844。

<sup>82</sup> 引自瞿蛻園等校注《李太白集校注》，頁 1278。其中注：「巴水」引王琦云：「巴水謂三巴之水經三峽中者也」。及評箋引王夫之《唐詩評選》云：「落卸皆神，袁淑所云須捉者，不爾便飛者。非供奉不足以當之。真三百篇，真十九首，固非歷下、瑯邪所知，況竟陵哉？」可謂推崇備至。

<sup>83</sup> 見焦竑《唐詩選脈會通》及楊慎《升庵詩話》說：「盛弘之《荊州記》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太白早辭白帝彩雲間，雖同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又：白帝至江陵，春水盛時，行舟朝發夕至，雲氣鳥逝，不是過也。太白述之為韻語，驚風雨而泣鬼神矣！」引自《李太白集校注》，頁 1281。



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宵淚露臆。<sup>84</sup>

全詩以「慘慘」、「陰岑」、「黑」、「寒」、「幽憂」等沉重的淒冷色調來形容三峽虎牙的景色，此行所到之處觸目所見是兵荒馬亂、盜賊橫起、民不聊生的景象，不禁讓客遊此地的詩人中宵不寐而憂心忡忡，為國為民一灑痛苦之淚。

再看西陵峽中著名的風景點之一則有「三游洞」。三游洞位於宜昌西北七公里，是西陵山北峰峭壁上的巨大山洞。它背靠長江三峽的西陵峽口，面臨下牢溪，洞奇景異，山水秀麗，是湖北省著名名勝古蹟，今日成為遊覽勝地<sup>85</sup>。據當地的旅遊報導指出：「三游洞本身並不以景致見長，但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洞前高峽夾峙，有清澈可覽的下牢溪繞洞而過與長江相接。使整個三游洞景區形成一個半島，與長江三峽的西口白帝城半島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出長江三峽這樣的完美與統一。遊人登上西陵山，可盡情地觀賞南津關長江上、中游兩種不同河段險夷交替的景色，同時，也可盡攬葛洲壩平湖的壯麗景觀」<sup>86</sup>。

三游洞之得名是因為唐元和十三年（818），詩人白居易由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遷忠州（今四川忠縣）刺史，偕弟白行簡一同赴任。恰巧另一位詩人、白居易的好友元稹，由通州（今四川達縣）司馬徙虢州（今河南靈寶）長史，出峽東下。三人於元和十四年（819）三月相逢於夷陵（湖北宜昌古稱），不忍很快分離，便乘舟同遊江上。他們在下牢溪上岸尋幽時，發現岩壁間有一奇洞，便入洞飲酒敘懷，通宵不寐。言未盡意，又各賦古詩七言二十韻。為記其事，白居易特作〈三游洞詩序〉，序云：「以吾三人始游，故名三游洞」<sup>87</sup>。詩與文均抄寫在洞壁上。今詩已失傳，洞中尚存有明代重刻的〈三游洞序〉碑。時隔近三百年後，蘇洵、蘇軾和蘇轍父子三人出川赴京城開封趕考，途經宜昌，也同遊此洞，每人又各賦詩一

<sup>84</sup> 見《全唐詩》卷 222，頁 2364。

<sup>85</sup> 據大陸網站說：「三游洞地勢險峻，形如覆蓬，冬暖夏涼，洞室開闊，呈不規則長方形，深約 30 米，寬約 23 米，高約 9 米，是古代地下水沿岩層岩面不斷溶蝕，並經塌陷而形成的石灰岩溶洞。它的地層地質年代為寒武紀，距今約五億至六億年，洞中岩石褶皺起伏，斷裂縱橫，千姿百態，有似圓若方的鐘乳石柱三根，垂直平行橫列，將洞隔成相通的前後兩室：前室明曠，詩文滿壁；後室幽奧，旁有耳洞，可通於外。後室頂部空圓若懸鐘，以石投擊，其聲如鐘，石子落地，其響如鼓，故有“天鍾地鼓”之說。三游洞景色奇麗，曾被古人喻為“幻境”。歷代途經夷陵（宜昌）的人，大都到此一遊，並以楷、隸、行、草各種字體和詩歌、散文、壁畫、題記等形式寫景抒懷，鐫刻於石壁之上。至今洞內外尚存有宋代歐陽修題記、明代重刻之〈三游洞序〉等各種壁刻和碑文 40 餘件，留下了寶貴的文化史料。」（以上資料來源：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網址：<http://www.china.org.ch/chinese/zhuanti/sanxia/345422.htm>）

<sup>86</sup> 以上三游洞今日的實地旅遊圖文資料參見大陸「三峽宜昌網」，網址：<http://www.ycnews.net>。

<sup>87</sup> 白居易的〈三游洞詩序〉說：「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之郡，與知退（白行簡，居易弟）會於夷陵（宜昌），翌日，微之返棹，送予至下牢戍，聞石間泉聲，因舍棹，步入缺岸，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各賦古詩二十韻，書於石壁。以吾三人始游，故名三游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峰下，兩崖相廝間。」引自陳新雄著《東坡詩選析》（五南，2003），頁 26。



首。三游洞的名字就由此而來，後世在談到三游洞的歷史沿革時，以白氏兄弟和元稹之遊為「前三游」，蘇氏父子之遊為「後三游」<sup>88</sup>。

白居易亦有長詩〈十年三月三十日別微之於〔澧〕（澧）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於峽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別言不盡者以詩終之因賦七言十七韻以贈且欲記（一作寄）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為他年會話張本也〉記載此次遊歷的心情：

澧水店頭春盡日，送君上馬謫通川。夷陵峽口明月夜，此處逢君是偶然。  
一別五年方見面，相攜三宿未迴船。坐從日暮唯長歎，語到天明竟未眠。  
齒髮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生涯共寄滄江上，鄉國俱拋白日邊。  
往事渺茫都似夢，舊遊流落半歸泉。醉悲灑淚春杯裏，吟苦支頤曉燭前。  
莫問龍鍾惡官職，且聽清脆好文（一作詩）篇。（微之別來有新詩數百篇，麗絕可愛。）  
別來只是成詩癖，老去何曾更酒顛。  
各限王程須去住，重開離宴貴留連。黃牛渡北移征櫂，白狗崖東卷別筵。（黃牛、白狗，皆峽中地名，即與微之遇別之所也。）  
神女臺雲閒繚繞，使君灘水急潺湲。風淒溼色愁楊柳，月弔宵聲哭杜鵑。  
萬丈赤幢潭底日，一條白練峽中天。君還秦地辭炎徼，我向忠州入瘴煙。  
未死會應相見在，又知何地復何年。<sup>89</sup>

兩位同屬謫臣而遠離鄉國的天涯淪落人，又巧遇於險惡的峽江水道中，故不免愁腸百結，感慨萬端。好友談心而至終宵未眠，想到的是老之將至竟嘆無成，回憶昔日好友多半凋零，可堪慰者唯詩與酒耳。詩言黃牛峽、白狗峽與使君灘等俱見三峽水道中峽谷之多、灘急水險，在謫臣被限定時程須至貶所的崎嶇水路中更是一種折磨，在前途茫茫死生未卜中，能把握的也只是短暫時光的相會。詩中盡是謫臣斑斑血淚，可想見當時三人的遊洞之旅只是趁機偷閒的苦中作樂，其心緒之悲涼與後來遊覽者尋幽訪古的樂趣相較，其悲喜之差異，真不可同日而語。

## 伍、詩人過峽心態分析

### 一、竹枝詞中的謫臣淚與羈旅思

長江三峽山險水急，對於唐代的文人遷客而言無疑是一艱難的旅程，但沿途風景優美，李、杜、劉、白四大文人吟遊之際，對當地的風土民歌亦多有吸收和創作。開創文人竹枝詞先河的，當首推詩聖杜甫。其代表作即是他滯留在三峽時寫就的〈夔州歌十絕句〉，杜甫的

<sup>88</sup> 三蘇父子皆留下〈遊三游洞〉詩。其中蘇轍有感於前朝白居易三人的遊訪故事，曾詠云：「昔年有遷客，攜手過嵌巖。去我歲三百，游人忽復三。」三蘇詩俱見前揭書，頁 26-27。

<sup>89</sup> 見《全唐詩》卷 440，頁 4914。又首句〔澧〕一作（澧）。



〈夔州歌〉雖為絕句形式出現，而就其實質而言，該組詩正是他學習仿效巴人竹枝詞的佳作。黃山谷在〈跋劉夢得竹枝歌〉中說：「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六）楊倫亦云：「十首亦竹枝體。」（《杜詩鏡銓》卷十三）翁方綱還指出：「杜公雖無竹枝，而〈夔州歌〉之類，即開其端。然而吞吐之大，則非但〈竹枝〉者所敢望也。」（《石洲詩話》卷五）可說詩聖已啓其端，唐代詩人中創作竹枝詞成就最高、影響最大、將竹枝詞藝術推向巔峰的還是中唐詩人劉禹錫。

永貞元年(805)九月，劉禹錫離開京城，赴任貶所，開始巴山楚水 22 年的貶謫生涯。在幾次赴任途中、幾處貶謫地，詩人創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有部分描繪了巴山楚水的自然景觀和名勝古跡。劉禹錫純粹描寫山川景物的詩數量很少，他不是單純地遊覽山水，而是對其管轄地進行考察。他所描寫的山水景物有其顯著的特點。《劉禹錫集》中除了少數的幾首全篇描寫景物的詩之外，大多是描寫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相結合。這是其山水景物詩的一個特點。劉禹錫於長慶三年癸卯（823）時守夔州，因有〈竹枝詞〉九首，是夢得貶謫夔州時所作也<sup>90</sup>。

〈竹枝詞〉是三峽地區最古老原始的民歌之一。它有著文人詩家嘆為觀止的特殊的風格和藝術表現手法，使它成為能被人學習、傳唱、仿作的重要因素。劉禹錫對此就作了一番研究，他在〈竹枝詞〉的「引言」中稱：「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僮儻不可兮，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艷音……」<sup>91</sup>。因而仿照屈原作《九歌》之法，亦作〈竹枝詞〉九首<sup>92</sup>。

此外，據丘良任先生的《竹枝紀事詩》說到：「在劉集中另有〈竹枝詞〉二首，（「楊柳青青」及「楚水巴山」）《苕溪漁隱叢話》云：『余嘗夜行苕溪，聞舟人唱漁歌，歌中有此後兩句，餘皆雜俚語，豈非夢得之詞，自巴渝流傳至此乎？』這兩句是：『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竹枝本與吳音相近，馬稚青《竹枝詞研究》認為這二首是民間竹枝誤收入劉集者。但縱係民歌採錄，也一定經過劉禹錫潤色的。」<sup>93</sup>可知劉禹錫精通音律又善於採集民歌來潤色。

詩中除描繪三峽地區的山川景物外，也書寫居民勞動情景與生活習俗相融。如〈竹枝詞〉九首其九：「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開頭兩句寫山村景色，後兩句反映巴東少數民族的勞動生產方式。〈竹枝詞〉九首其三、五前兩句分別寫夔州春天明麗的景色：「江上朱樓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紋生」、「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後兩句寫人們春遊的歡樂情景云：「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

<sup>90</sup> 此據羅師聯添《唐代詩文六家年譜·劉夢得年譜》（台北，學生書局，1986），而兩《唐書·劉禹錫傳》及郭茂倩《樂府詩集》、《唐才子傳五·劉禹錫傳》皆誤以為是劉夢得斥朗州司馬在武陵倚楚聲而作，皆誤。詳考見該書。

<sup>91</sup> 見《全唐詩》卷 365，頁 4112。

<sup>92</sup> 詳見沈陽先生在〈談「竹枝詞」的特色及影響〉（見《三峽文化》2000 年第 2 期）一文中論及的八點有關劉禹錫竹枝詞中民歌的風格特色的分析。

<sup>93</sup> 丘良任《竹枝紀事詩》（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頁 13。



「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楚、巴很早就有春日遊春的習俗，由此形成獨特的節令風俗，如「踏跡」、「巡富」、「拔河」等。《輿地紀勝》卷一八一載：「歲在人日，郡守宴於溪邊，人從守出遊，簪花歌舞，因聚而歡，迫暮乃歸，謂之踏跡。」整個春季川東地區的遊賞之風都十分隆重。踏跡風俗至明清仍流行於川東地區。如後來何盛斯的〈夔州〉：「城南踏跡晚歸家，八陳灘頭日已斜。」描述的就是當時夔州「踏跡」遊玩的情景。這些竹枝作品是劉夢得有意仿效屈原所作而富有民歌色彩的創新嘗試，因此他歌詠到白帝城、白鹽山、瀼西、昭君坊、永安宮、灩澦堆、瞿塘峽中的十二灘、巫峽，都是從夔州到歸州這一段長江兩岸的山水古蹟。作品中反映出巴、渝一帶的風土人物，有描寫人民在白帝城頭和瀼溪橋上之歌唱，有昭君坊里和永安宮外的游女，有旅居於此地之婦人托返回成都的船捎信給丈夫，有住在山頭的女子到江邊來取水，男子下山來燒草灰畚田的風光，組成了一幅幅生動的風俗畫，令人對當地之風土人情，人民之生活情態有更進一步之認識與了解。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這些作品中流露出作者濃厚的思鄉情懷，其中更有逐臣之斑斑血淚。如第一首云：「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莫上動鄉情」第六首言：「城西門前灩澦堆，年年波浪不能摧（一作推）。懊惱（一作恨）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用比興手法來抒寫作者心中的積恨，以灩澦堆之堅不可摧襯托人心之捉摸不定，以「人心」來比「石」，因而引起「懊惱」之情；同時也是諷刺官場上政客的翻雲覆雨，出賣朋友之詭譎。作者幾經貶謫遷徙，遂有如此深刻之體會。第七首云：「瞿塘嘈嘈十二灘，人言（一作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閒平地起波瀾。」其主旨亦是慨嘆那令人猝不及防的多變人心，連凶險無比的瞿塘峽、灩澦堆亦不能及，詩中綿綿不盡的「恨」意，令人動容。第八首寫巫峽景色：「巫峽蒼蒼煙雨時，清猿啼再最高枝。箇裏愁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針對猿啼生發，獨立新解，精策動人。乘船行於巫峽中的愁人，本已愁苦滿懷，再聽聞此悲淒猿聲，又如何不令人肝腸寸斷、悲愁不已呢？劉禹錫的〈竹枝詞〉，正道盡了古今謫臣心中無限的哀痛。再如〈堤上行〉三首其二云：「桃葉傳情竹枝怨，水流無限月明多。」及〈踏歌詞〉四首其四云：「日暮江頭聞竹枝，南人行樂北人悲。」同樣的〈竹枝詞〉樂曲在當地人與謫臣耳中聽來就有天壤之別，也流露出了詩人遭受貶謫後滿腔的憤懣和思鄉的愁緒。另一方面劉氏〈竹枝詞〉，是為鄉村民歌者設身處心而作，恪守民歌本位，暗寓身世之嘆。也與封建文人官場失意，仕途坎坷，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怨憤情意與女子之紅顏易衰、往往始亂終棄的悲慘命運暗合，故借此以婉曲達意。

值得注意的是，比劉禹錫更早的白居易在忠州也作有〈竹枝詞〉四首，概括地反映了〈竹枝詞〉在民間流行的盛況與「同是天涯淪落人」聽聞〈竹枝歌〉的謫臣哀痛的心聲。分析其內容可知，從地域看，自瞿塘峽口到忠州江畔，從山間到水上船舫，都有人唱〈竹枝歌〉。再者，〈竹枝詞〉的內容是「苦怨」：「怪來調苦緣詞苦」，說明民間疾苦容易引起詩人的同情，使白樂天感到與被貶在通州作司馬的元稹的詩是一樣的苦調（「多是通州司馬詩」），因耳聞「蠻兒巴女齊聲唱」，因而有「愁殺江樓病使君」之感。

與劉禹錫十一首〈竹枝詞〉相比，白居易〈竹枝詞〉的最大特色是其民歌本位漸失，代之以詩人本位而融入民歌特色。也就是說，作者是以旁觀者或觀察者的角度來寫照傳真。其〈竹枝詞〉四首分明是在寫自己的見聞感受，是為自己所作。但詩人往往以第三人稱指代歌





者，如〈竹枝詞〉（其二）中「蠻兒巴女」，〈竹枝詞〉（其四）中「江畔誰人」。又往往以第一人稱抒寫自己的獨特感受，如「江樓病使君」「通州司馬」，從而把竹枝歌唱，視為一種客觀的對象和獨特的景觀加以遠距離觀照，加重了民歌的文人氣息，遂使〈竹枝詞〉漸漸脫離樂音而為徒詩。白居易四首〈竹枝詞〉大都抒寫有感於〈竹枝〉音調的「苦怨」而引發內心之種種傷感。他尤其突出其聽覺，體味樂音之「斷咽」、「聲遲」和「苦怨」。這可從白居易的獨特經歷的三峽旅程，體會其苦怨之情感。早在由峽入渝的途中，面對山高浪急，崖危灘險的危峽隱岩，他便發出了「欲識愁多少，高於灑瀆堆」（〈夜入瞿塘〉）的感慨。在忠州，借對木蓮樹的吟詠，也曾發出了「複恨根生亂石間，天教拋擲在深山」的自喻之嘆。因此，寓居忠州兩年，聞聽傳唱不絕的聲聲竹枝，更多地勾起了他內心的苦悶與悲哀，寄託了作者遭貶後的鄉思旅愁以及個人身世之感。

## 二、上下三峽兩樣情

綜觀前面各節所述，同樣是曲折紆迴的峽江水道，唐人就表現出如此多樣貌的心情歌詠，以唐四大家上三峽與下三峽詩所呈現出的心態來觀察，可以發現上三峽多是愁苦心情的描述，而下三峽多表現出如釋重負的歡快心情。

上三峽的愁苦心情和驚險航程，唐人已多有詠嘆，如前所述，白居易至忠州赴任，出發時走三峽水路，旅途中盡是窮愁驚懼不斷，牢騷滿腹縈懷，他常常慨嘆人生道路的徧狹多險。在〈初入峽有感〉中就借「蒼蒼兩崖間，闊狹容一葦」來抒發人生窮途的感嘆。行至西陵峽，有詩〈入峽次巴東〉：

不知遠郡何時到，猶喜全家此去同。萬里王程三峽外，百年生計一舟中。  
巫山暮足露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兩片紅旌數聲鼓，使君艤艫上巴東。<sup>94</sup>

這是元和十三年十二月，白居易由江州司馬調忠州刺史，次年（819）春，自江州啓程，沿長江上溯三峽赴任，故有前所舉〈夜入瞿塘峽〉、〈初入峽有感〉及此詩等，沿途諸詩所表現的是一種長路漫漫的無奈與擔心性命不測的憂懼，即是如春的美景在眼前，有沾濕花瓣的花雨與春水，但無情的風浪，如同仕途的風波挫折一波波襲來，不免對前途有未定之憂愁。

相較其離開巴蜀得赴京都，其悲喜心態就頗有不同。元和十五年（820）白居易在忠州，夏，召為司門員外郎，有詩〈發白狗峽次黃牛峽登高寺卻望忠州〉，為離忠州赴京之作。詩云：

白狗次黃牛，灘如竹節稠。路穿天地險，人續古今愁。  
忽見千花塔，因停一葉舟。畏途常迫促，靜境暫淹留。  
巴曲春全盡，巫陽雨半收。北歸雖引領，南望亦回頭。  
昔去悲殊俗，今來念舊遊。別僧山北寺，拋竹水西樓。

<sup>94</sup> 見《全唐詩》卷440，頁4914。



郡樹花如雪，軍廚酒似油。時時大開口，自笑憶忠州。<sup>95</sup>

比較去程與回程的路途，是一樣的走三峽水道，再次須路經白狗峽與黃牛峽；是同樣讓人提心吊膽的航程，但悲喜心情卻大不相同。詩人到了黃牛峽，已經進入湖北，如今終能離開謫居之地而趕赴京華，雖然對前途仍有所「愁」與「畏」，但還能灑脫的於短暫停舟中欣賞峽內風光之靜謐，詩人還對忠州戀戀不忘，竟不免頻頻回首笑憶忠州之往事。

下三峽的愉悅輕鬆則可以李白的〈早發白帝城〉（一作白帝下江陵）為代表：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

歷來注解家多認為此首〈下江陵〉絕句似乎是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散文的縮影。對照於酈道元《水經注·江水》中描寫三光的描寫：「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每至晴空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猿鳴三聲淚沾裳。」兩相比較，葛曉音先生認為李白此絕句「則以簡潔的詩歌語言概括了酈道元這段文章中的意思」「詩寫三峽舟行的迅疾，以及峽內江水的湍急，因是詩人自己的切身感覺，所以更覺駿快傳神。『千里江陵一日還』歷來都覺得是詩人的誇張，其實參看酈道元的記載，還是可信的。」<sup>96</sup>此詩遣詞造語多半源自《水經注·江水》那段文字，當無疑問。然值得探討的是，李白此詩應不只是《水經注》的散文改成韻文罷了，李正治先生則認為若只是「這樣的體會，便把這首詩的經驗意義和生命色彩整個抹殺掉了，從而認為這首詩的好處在文字表現（縮寫的技巧）方面。但如李白僅是心血來潮的玩玩把戲，將酈道元的水經注縮寫成二十八字的絕句，而表現了極高的藝術技巧，那麼這首詩列為唐絕壓卷之一便有些可疑。」他並且舉出了王昌齡的「秦時明月」，杜甫的「落花時節」，王之渙的「黃河遠上」，王維的「渭城朝雨」等名篇，認為「所表現的人間經驗意義都較『朝辭白帝』更為豐富，就是藝術技巧上也不下於李白，那麼〈下江陵〉是否僅為縮寫的性格，便有待重加考量了。翻開李白的生命史，我們可以知道，〈下江陵〉是李白離開故鄉，從白帝下三峽所作。」<sup>97</sup>李正治先生的分析，雖然不無道理，但很可惜的是他將此詩的繫年定於李白少年時出峽所作，所持理由未免不夠充分，若是將此詩繫於唐肅宗乾元二年（759）<sup>98</sup>，當更能揭開此詩的面紗，了解此詩為何能「驚風雨而泣鬼神」，當自詩人的生命歷程與作詩背景去探討。

<sup>95</sup> 見《全唐詩》卷 441，頁 4926。

<sup>96</sup> 見同前註《中國名勝與歷史文化》，頁 495-496。

<sup>97</sup> 見李正治〈「下江陵」的聯想與李白的江湖行〉一文，文載於《李太白研究》（夏敬觀、任半塘、張以仁、李正治等著）（台北，里仁書局，1985），頁 504-506。

<sup>98</sup> 此詩繫年見安旗《李白年譜》頁 131。近來許多學者多持此論，如施逢雨先生認為要探討此詩更豐富的意思說：「這些意思必須透過對李白生平的了解來尋求。李白一生只有兩次過峽東下。一次是在玄宗開元十二年（724）左右初



如前文所述，少年時的李白第一次的仗劍出三峽，他在遊賞完影入平羌的半輪峨眉明月之後，便「夜發清溪向三峽」，去尋覓楚王舊夢，神女遺蹤，留下了「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沾裳」的絕唱，之後的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遊」，輕堯舜，笑孔丘，弄朝中佞臣，戲九五之尊，似乎已到了人生歡悅的巔峰，但就在其五花馬、千斤裘的詩酒生涯之後，命運卻有了一大轉折。安史亂起，李白因參與永王璘幕下，因之獲罪，流放夜郎，無奈被迫下他又回到了三峽，此時的詩人，放眼前程，一路愁心，一江寒水，不禁思緒起伏，感慨萬千，「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當年長安城裏「降輦步迎」、「御手調羹」的炙手可熱的意氣風發人物，一夜之間變成了秋霜滿鬢、落寞滿懷的潦倒之士，筆逗風雨，文驚鬼神的李太白，於心何忍何安，於是睹物思故的他眼望雲山渺渺，雖有下船漫遊，回首煙水茫茫，此刻身邊只見一江流水相伴，耳邊傳來兩岸「清猿響啾啾」，讓他「辭山不忍聽」，淒涼之情不言而喻，船到瞿塘峽口的白帝城下，正當李白愁染白髮、淚沾青衫之時，卻忽聞一道詔令：「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而得到赦免，這突如其來的赦令，使李白欣喜異常，心中的狂放不言而喻，於是耐不住寂寞的他立刻順江東下，一葉小舟折返江陵，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迴。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sup>99</sup>這一愁一悲，一喜一驚，把李白的一腔才思激蕩起來，站在船頭，眼望著如昨日一樣的山水雲彩，尤其是耳聽著這憾人心魄的哀猿之啼，他文思如湧，筆勢如山，翻江倒海般地傾瀉而出，噴薄成〈下江陵〉這首流傳千古的絕唱。詩中抒寫其當時喜悅暢，除因被貶得赦而欣喜若狂，亦是下三峽舟行較速之因。首句「彩雲間」，描寫白帝城地勢之高，為全篇寫下水船行速這一動態蓄勢。下句的「千里」、「一日」相對比，並以「還」字透露遇赦之喜悅。如此心情之下，所聽到的猿聲也不再悲鳴，而是啼不盡的輕快音樂，身在如脫弦之箭、順流直下的船上，又是何等暢快與令人興奮！故全詩予人一種鋒稜挺拔、空靈飛動之感。

除了謫臣來去三峽的不同心情外，對於去留的徘徊與鄉國之思，在詩聖杜甫夾纏著個人身世與家國憂思的行旅詩句中展現出更為複雜的轉折與矛盾的心態。試看老杜的五排長詩〈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云：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窄轉深啼狖，  
虛隨亂浴鳧。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疊壁排霜劍，奔泉濺水珠。  
杳冥藤上下，濃澹樹榮枯。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  
夢盡失歡娛。擺闔盤渦沸，鼓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脈，冰雪耀天衢。

次離開家鄉蜀地東遊時；另一次則是在肅宗乾元二年（759）春天因永王事件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東歸時，這一次是他先溯長江前往夜郎，而後在過瞿塘峽（白帝城所在地）後不久折返的。據此，本詩第二句的『還』字很明顯地點出詩不是寫第一次出峽經歷，而是寫第二次。而詩所傳達出來的輕快感也就不只是舟行『瞬息千里』的感覺而已，還是晚近很多學者所說的遇赦獲釋的心情。」見其〈從情意模式角度看李白絕句的成就〉，文載《中國李白研究1991年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頁176。

<sup>99</sup>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見《全唐詩》卷170，頁1753。



鹿角真走險，狼頭如跋胡。惡灘寧變色，高臥負微軀。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壓濡。生涯臨臬兀，死地脫斯須。不有平川決，焉知眾壑趨。乾坤靈漲海，雨露洗春蕪。鷗鳥牽絲颺，驪龍濯錦紆。落霞沈綠綺，殘月壞金樞。泥筍苞初荻，沙茸出小蒲。雁兒爭水馬，燕子逐檣烏。絕島容煙霧，環洲納曉晡。前聞辨陶牧，轉眄拂宜都。縣郭南畿好，津亭北望孤。勞心依憩息，朗詠劃昭蘇。意遣樂還笑，衰迷賢與愚。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鑪。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臥疾淹為客，蒙恩早廁儒。廷爭酬造化，樸直乞江湖。灩澦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懶計卻區區。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梧。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傲擾，鶉首麗泥塗。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轅駒。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托疲茶，未必免崎嶇。<sup>100</sup>

開端四句就表達出詩人對於去留夔州的矛盾的心情。因詩人老病身體不佳，早於大曆元年居夔時就常恐夜雨逆風而難於出峽的憂慮<sup>101</sup>，也曾在〈灩澦堆〉詩寫灩澦堆沉現在江心的變化以及它對舟航的安危來為一己抒懷；慨嘆行止皆當有垂堂之戒<sup>102</sup>，寫景險，也寄寓世路的艱難。老杜常自問：「歸心異波浪，何事即翻飛？」<sup>103</sup>然一旦得以出峽，登舟後反而不樂，獨自吁嘆。誠如方瑜先生對於詩人此種心態的評析：「灩澦雖險，滄浪水深，但遍歷世途之後，子美畢竟也歷練出風浪不驚的修為。……又有難以掩抑的創痛與不平。……戰亂未平，君臣俱憂。而也因長年爭戰，遂使武士位尊，書生難用。杜甫雖以野鶴、名駒自許，卻無補時艱。子美亦知，必有如伊呂之賢材，方可期收旋乾轉坤之大功。否則，悍將難制，相爭不已，蒼生疾苦豈有蘇息之時？書生在如今之世，其實無用。這種自傷無能救時的無力感，與儒生自負、自許的使命感，交錯揉雜之餘，不免使詩人心力交瘁，遂逼出意興蕭索的末聯，結束了這首長詩。」<sup>104</sup>的確，這種去留的徘徊，孤臣無力可回天的矛盾心態，時時在詩人胸懷，因而藉由景物的抒發來一吐鬱結之氣。

試看杜甫居夔之作，雖困窮飄泊，但杜公仍時時懷抱理想，回顧其平生經歷更交織家國身世之悲。曾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的詩聖鐘情於江河，自少時的壯遊至晚年的旅食江湖，經歷了大半生的飄泊遊歷，面對「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登

<sup>100</sup> 見《全唐詩》卷 232，頁 2556。

<sup>101</sup> 見杜詩〈老病〉：「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裏，花發去年叢。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見《全唐詩》卷 229，頁 2493。

<sup>102</sup> 見前引〈灩澦堆〉，末兩句云：「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sup>103</sup> 〈長江〉二首其一，見《全唐詩》卷 229，2492。

<sup>104</sup> 見《杜甫夔州詩析論》，頁 62-64。



高) <sup>105</sup>) 的三峽景色，多有感時傷世的沉鬱悲涼。再如：「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霄。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閣夜〉<sup>106</sup>)，「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搖落〉<sup>107</sup>)，「高江急峽雷霆鬥，翠暮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白帝〉<sup>108</sup>)，等等，不勝枚舉。詩人生逢亂世，慣見廝殺征伐，他自己也歷盡顛沛流離，因而，一旦看到洶湧咆哮的高江急峽，他會油然而生潮澎湃，在江河的鼓蕩聲中，詩人彷彿聽到了孤苦無助的女人撕心裂肺的呼喊：「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白帝〉)；覽勝懷古，也有「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瞿唐懷古〉)、「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詠懷古跡〉五首其一<sup>109</sup>) 等等，這些異乎尋常的詩句，使我們真切體會到詩人那慘痛蒼涼的心境。而一生心繫家國的詩聖，對於京華故園的遙念，即通過那割不斷的峽江山水意象連貫了三峽與長安，如其〈秋興八首〉就是渾然一體、一氣呵成，把巫峽——瞿塘峽——曲江——昆明池——漢陂，成爲密不可分的串聯，流露出他晚年淹留夔州，幾度欲出峽卻不得回長安「每依北斗望京華」的心態。在前後八章各自的首尾第一章開頭寫「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第二章末尾寫：「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第三章開頭寫「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第四章末尾寫「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第五章末尾寫「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第六章開頭寫「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塵接素秋」，第七章末尾寫「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第八章開頭寫「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sup>110</sup>，這樣，相距萬里之遙的夔州長安兩地便通過潺潺不斷的峽江流水連接起來。

當中原傳來收復失地的喜訊時，他這樣熱切表達速歸故里的願望：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做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sup>111</sup>

詩的首聯云「劍外」，泛指劍門關(四川劍門關)以南的地區，在這裏是指詩人所在的梓州(四川三台縣)；對長安言，故云「劍外」。「薊北」，泛指河北北部，此指莫州、幽州等亂黨所竊據之地。詩人在梓州，聽到安史之亂平定的消息，不禁涕泗縱橫、喜極而泣，因而有後兩句的「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的狂喜，接下來一聯中的「青春」與「白日」

<sup>105</sup> 見《全唐詩》卷227，頁2468。

<sup>106</sup> 見《全唐詩》卷229，頁2497。

<sup>107</sup> 見《全唐詩》卷230，頁2526。

<sup>108</sup> 見《全唐詩》卷229，頁2505。

<sup>109</sup> 見《全唐詩》卷230，頁2511。

<sup>110</sup> 見《全唐詩》卷230，頁2510。

<sup>111</sup> 詩題小注作者云：「一作收兩河，時史朝義兵敗，走死廣陽，諸將田承嗣、李懷仙等俱來降。」見《全唐詩》卷227，頁2460。



二辭含意雙關，一則喻春天時山青水秀，在欣喜欲狂之心情下，正可以結伴還鄉；另一層意指天日晴朗，歷劫餘生後有幸重見天日的欣喜。末聯兩句上承「還鄉」兩字，進一步預擬還鄉之路程。

而值得探究的問題是杜詩此處所說的巴峽在哪裏呢？「巴峽」，一說指巴縣以東，即今湖北的巴東三峽：瞿塘峽、巫峽、西陵峽。一說指渝州（四川重慶市，州治在巴縣）巴縣的「小三峽」，即今四川境內的巴峽。清仇兆鰲的《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一引舊注：「巴縣有巴峽」。而晚近馮至所編選的《杜甫詩選》和馬茂元的《唐詩選》，卻註為：「巴峽在湖北巴東縣西。」然杜甫此詩句意是離蜀還鄉，是順江而下，先過巴峽，再過巫峽，為下三峽的水道航程；若依馮、馬之註，則成了先下湖北省的巴峽，再逆溯四川邊境的巫峽，與事實不符，次序上的顛倒，即曲解了詩作的原意。《中華藝林叢論》「文學類（一）」收有論文一篇「杜詩巴峽在哪裏？」的考證，認為「按唐宋之前的文獻記錄，巴峽有通稱和特稱之分。最早是蜀漢譙周《三巴記》說：『閬（嘉陵江正源）、白（羌水）二水合流，自漢中至始寧城下（今四川巴中縣）入武陵（即涪陵，萬縣）曲折三迴如巴字，故曰巴江。經峻峽中，謂之巴峽。』足見巴江流過有峽的地方，都可稱為巴峽，而巴江並不只限於嘉陵江。……」<sup>112</sup>其次，此文復列舉唐宋詩文作品，如陳子昂〈初入峽苦風寄故鄉親友〉詩、蘇東坡〈燕若古知渝州〉文、范石湖〈恭州（重慶宋代名稱）夜泊〉詩、陸放翁等詩作，指出從晉到唐宋人所通稱的巴峽，包括的地區與《三巴記》所記相符，從川北到川東的江流有峽之地區，也都可名為巴峽。復次，我們還可再舉出李白的〈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環〉詩與王維的〈曉行巴峽〉詩，配合《巴縣志》和王維的遊蜀路線，由詩中所描寫的環境來看，當指渝州巴縣的巴峽，即巴郡三峽：石洞峽、銅鑼峽、明月峽，水程約 45 公里。因此可證知：「重慶下游的明月峽，就是杜詩所特稱的巴峽」。

由此可知，嘉陵江流經四川閬中曲折如「巴」字，亦稱巴江，而巴峽有通稱和特稱之分。作者身在梓州，故首程擬由涪江入嘉陵江，所以詩中言「從」；又長江三峽兩岸，形勢極險要，故言「穿」；由「明月峽」經過三峽，出峽順江而東，便可抵達湖北、襄陽，故言「下」。此詩雖是虛擬想像的行程，亦可證唐人多喜出（下）三峽，乃因其舟行迅捷，且下峽之可能原因多是返回故里或京畿所在之長安、洛陽；而詩人歡欣喜悅的心情也不自覺地油然而生了。

## 陸、結 語

長江三峽，地靈人傑。這裏是中國古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它孕育了中國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和千古才女昭君；青山碧水，曾留下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范大成、歐陽脩、蘇軾、陸游等詩聖文豪的足跡，留下了許多千古傳頌的詩章；詩仙李白的「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佳句。與〈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相比照，被稱為詩聖的杜甫，其顛沛流離、

<sup>112</sup> 見《中華藝林叢論》（沈尹默等撰，台北，文馨，1976），頁 269-272。



榮辱悲喜之生涯無疑就是一部唐王朝盛衰的歷史，因此他的作品被稱為「詩史」。就其三峽作品中讓人看到「漫捲詩書喜欲狂」的杜甫，也見識到「艱難苦恨繁霜鬢」的杜甫。

大峽深谷，曾是三國古戰場，是無數英雄豪傑馳騁用武之地；這裏還有許多著名的名勝古跡，白帝城、巫山、黃陵廟、三游洞、昭君村、南津關……等人文傳說與當地的山水風光交相輝映，名揚四海。三峽的歷史文化也是三峽歷代文人墨客關注的焦點。宋玉風流的褒貶，王昭君和親的故事，公孫述王霸的毀譽，八陣圖蜀相的遺恨……等，皆成為唐人筆下吟詠的好題材，如宋玉，既有「宋玉恃才者，憑虛構高唐。自垂文賦名，荒淫歸楚襄。」(于濬)的直言批評；也有「高丘懷宋玉，訪古一靄裳。」(李白)的懷古深思；更有「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杜甫)的深情景仰。讓人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評價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價值，今人再遊此地時，也可有不同的詮釋角度去領略，發思古之幽情。

綜觀唐人遊長江三峽詩，言愁苦之情者多，而歡愉之辭少，可能因三峽水道曲折多險，兩岸崇山峻嶺夾峙又多急流、險灘、巨石，使人過峽要冒極大之生命危險的挑戰所致；再者，遊歷此處者多半為謫臣、征人或浪跡天涯的羈客遊子，遇上這樣彎曲多變之山水，自然不免愁腸百結，感慨萬端了，因而上、下三峽的去或回的不同旅程，就展現了遷客騷人去國懷鄉或悲或喜等種種的心態。在李、杜、劉、白為主的唐四大詩人三峽行旅的詩篇中，我們已經見過許多用興象、喻象、抽象創作的意象化作品，如瞿塘峽、灩澦堆等天險，古歌謠所傳說的「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灩澦大如襍，瞿塘不可觸。」以及所謂「千峰萬峰巴峽(此借指三峽)裏，不信人間有平地。」(范成大·宋)在唐四大詩人的筆下便各展其風貌，或以行程之險阻隱喻人生的道路，而與詩人個別的人生處境相契合。三峽風光奇麗、變化萬千、巴人的民情風俗也異於中土北方的土族，因此帶給了作家更多的寫作題材與豐富之幻想寶庫，如〈竹枝詞〉等民歌被杜甫、白居易、劉禹錫等成功的吸收改造後，成為後人陸續寫作之材料，至宋、元、明以降，歷代皆有創作，而成為一種吟詠風土的詩體。在文學意象的理趣方面，如同《楚辭》之產生即肇因於南方瑰麗奇偉的山水風貌，而唐人遂有極多的詩歌詠三峽、巫山，對於「巫山雲雨峽」的獨特自然環境，歷代文人因此產生了「朝雲暮雨」的巫山神女的美麗神話，致有唐人詠巫山者本有千首之多的說法。而唐人「巫詠難」的產生原因，很可能是因題詠作品太多，無法產生超越前人之作，故甚至有傳說詩人白居易因此而停筆。惟《雲谿友議》所載不可盡信，如劉禹錫有〈巫山神女廟〉詩，此詩極佳，並非如《雲谿友議》所云「怯不能為」。所謂「詩賦動江關」(杜甫·唐)，一方面也要有「江山助詩豪」(歐陽脩·宋)，今分析並論述唐四大詩人長江三峽行旅詩及其行跡與心跡，可助於了解長江三峽瑰麗的山水風貌如何在唐人筆下呈現出如此動人多樣的情態，並如何啟發後人的賡續創作；有助於吾人得知今後長江三峽因大壩工程完工後那些消失的景觀在古代詩歌中的原有風貌，亦可證知地理環境影響作家之深且巨。

## 參考文獻

1. 葛曉音《中國名勝與歷史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2. 栗斯《唐詩的世界(二)——唐世風光和詩人》，台北：木鐸出版社，1985年。



3. 中華書局編輯《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4. (清)曾秀翹修、楊德坤纂《奉節縣志》，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
5. 簡錦松《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印行，1999年。
6. 簡錦松《杜詩白帝城之現地研究》，《杜甫與唐宋詩學：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九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2003年。
7. 方瑜《杜甫夔州詩析論》，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
8.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台北：中研院發行，1986年。
9. 安旗《李白年譜》，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10. 據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中唐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8年。
11. 瞿蛻園等校注《李太白集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
12. 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3. 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4. (唐)李肇撰《新校唐國史補》，台北：世界書局，1959年。
15. 瞿銳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9年。
16. 梁鑒江選注《中國歷代詩人選集9：杜甫詩選》，台北：遠流出版社，2000年。
17. 李慶《長江三峽“巫山—奉節—巫溪”金三角旅遊主題形象研究》，《人文地理》第18卷第4期，2003年7月。
18. 藍勇《三峽歷史地理考證三則》，《重慶師範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
19. 林涓《神女峰名的歷史變遷》，《上海地名》2000年第1期。
20. 勞征編著《三峽旅遊指南》，重慶：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9年。
21. 聞一多《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聞一多全集(一)·甲集「神話與詩」》，台北：里仁書局，1993年。
22. 葉舒憲《高唐神女與維納斯》，中國社科出版社，1997年。
23. 董芬芬《巫山神女傳說的真相及屈原對懷王的批評》，《西北師大學報》，2004年第41卷第3期。
24. 劉不朽《宋玉神女賦解讀—巫山神女傳說之原型與演變》，《中國三峽建設·三峽文化》，2003年11期。
25. (唐)范攄撰《雲谿友議》，台北：臺灣商務，1966年。
26. 羅師聯添《唐代詩文六家年譜·劉夢得年譜》，台北：學生書局，1986年。
27. 蔣維嵩、趙蔚芝、陳慧星、劉聿鑫箋注《劉禹錫詩集編年箋注》，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
28.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29. 陳新雄《東坡詩選析》，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年。
30. 沈陽《談〈竹枝詞〉的特色及影響》，《三峽文化》2000年第2期。
31. 丘良任《竹枝紀事詩》，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
32. 李正治《「下江陵」的聯想與李白的江湖行》，《李太白研究》，台北：里仁書局，1985





年。

33. 施逢雨〈從情意模式角度看李白絕句的成就〉，《中國李白研究 1991 年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
34. 沈尹默等撰《中華藝林叢論》，台北：文馨出版社，1976 年。
35. 朱僊《杜少陵先生評傳》，台北：東昇文化出版，1980 年。
36. 仇兆鰲《杜詩詳注》，台北：里仁書局，1980 年。

